

陳顧遠著

墨子政治哲學

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

民國十二年八月一日出版

本書（實售大洋二角五分）  
（外埠寄費二分五釐）

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 
★ 學哲治政子墨 ★  
★ 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

有 所 權 版

著 者 陳 顧 遠

發 行 者 趙 南 公

印 刷 者 泰 東 圖 書 局

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

總發行所泰東圖書局

特約代售處

重慶唯一書局  
各省各大書局

# 叙孟子底政治哲學

陳啓修

墨子底政治哲學底叙還沒有做完的時候，陳君又把他底孟子底政治哲學給我看，叫我替他做叙。陳君兩種書都是一部大書底一部分，自然我底叙文，也可以說是一篇大叙文底一部分，所以我關於一般想說的話，在墨子底政治哲學底叙文裏面，已經說過的，在這裏當然不再說了。

陳君底孟子底政治哲學比他底墨子底政治哲學成績更好，我讀了一遍，格外得了一種很滿意的快感。我從前爲參考中國政治學說起見，涉獵中國書籍的時候，很不解孟子因爲甚難，要那樣極端地攻擊墨子。那時我想孟子底重民主義和王道主義底敵人，明明是當時的暴君和霸道，孟子應該下全力去攻擊他們才是，然而事實上孟子對於他們鬚髯還可以勉強地

協和或說服，而對於有共同敵人，應該携手的墨翟之徒，反轉表示斷難融洽的態度，——這真費解。到現在讀了墨子底政治哲學和孟子底政治哲學，才曉得墨子和孟子間的衝突，是關於哲學底根本見解的衝突，不是一時的功利的衝突，所以斷難調和。關於這種學術的快感，我很感謝陳君。

孟子底政治哲學，雖然與孔子底政治哲學，小有不同，然而大體總可以說孟子是屬於孔子一派的。不但淵源上大有關係，而且二者對於漢以後的中國的影響，也向同一方向，發生了不少的勢力，所以我很希望陳君趕快把孔子底政治哲學著出來，使我們明白了解二者間的關係，和二者對於其後時代所發生的事實。這幾年來我們聽尊孔的愚論，也夠受了，聽攻孔的感情論，也厭煩了；真正能夠一面尊重孔子學說反映在中國歷代政治上的實力，一面又從學術上解釋孔子學說底真意，批評孔子學說在現代中國的

價值的人我還沒見過。所以不能不期望他就是陳君哩！

十·九·十七·  
北京大學

墨子政治哲學

# 叙墨子底政治哲學

陳啓修

一

在七八年前，我當大學生剛着手研究政治學的時候，我曾經起了一種奢望，想費幾年功夫，做一部中國政治史及政治學史。那種奢望發生底動機，固然在造一個我底大學生時代底紀念物，然而最重要的，却是因爲當時研究歐洲政治學及政治學史，感受不少的疑慮，不了解和平淡無味，想要拿自己底課外研究，來補救教室理的不滿足。

那時候我們底先生們，確是有學問有見識，我在平時很敬服他們，但是一到教室聽他們的講義，我實在不能感受預期的滿足。他們一面說關於人類社會的學理，不是絕對的，是相對的；他底價值，不是可以概括地認定的，

是要參照一定時代底社會情形來決定的。他們一面却又把歐洲古代和近代政治思想，當作珍品，好像有絕對的價值似的，重重複複地反覆申說，而對於現代社會狀況，毫不提到。他們又說要想適用一個學理於一定的社會，先要考察那個社會底歷史的和思想的背景，研究那社會底容納性底有無大小，然後那個學理底適用不適用，才可以知道；但是實際上他們對於特定社會底歷史的和思想的背景，也是從沒有提過的。所以我從『我是中國人』是研究政治學的中國人——這一點着想，打算儘自己底力量，靠自己底研究，做一部中國政治史和政治學史，以補上述的不滿足。

二

從現在看起來，我那時的那種希望，確是一種過分的奢望。一則因爲我對於中國舊學的智識，過於短淺，而且沒有時間的裕餘使我爲深遠的研



究，二則因爲我對於社會科學的基礎智識，也還沒有確實的把握，所以我那種計畫，雖然着手實行了幾個月，到底只好知難而退，半途中，就把他放棄了。計畫雖放棄了，然而上述的那種不滿足，依然還是存在，而且還加重了程度；這幾年間只覺得「心有餘而力不足」，十分地慊然。

今年學友陳顧遠君把他由去年做起，陸續在本校日刊發表過的墨子底政治哲學全部整理起來，加以修訂，拿來給我，並且要我爲他做一篇叙。陳君說：他底計畫，是要把中國歷代的政治哲學，逐樣地研究之後，再合起來，成一部中國的政治哲學，但是這種計畫底全部實現，那費很長的時期，若是等到全部做好之後才出版，恐怕對不起一般有志於研究政治哲學的人，所以把已經研究過的部分，先印成單行本，公於世人——這個墨子底政治哲學便是第一部分。

我聽得陳君這種計畫，我很歡喜，因為他底全計畫就是我從前的計畫底一半，我不能實行我底計畫，非常地不自滿足，那末，看見他底計畫底實現，我當然是要歡喜的。陳君底中國舊書底根抵，比我那時厚，基礎科學底程度，也比我那時深，這是我平素知道的，所以我聽說他有這種計畫，我就料定他必不會失敗，因此我底歡喜，更不得不加重一層了。

我把陳君底墨子底政治哲學通讀了一遍之後，我果然發見我預期的好結果。全書中有些地方，雖合我底主觀的見解，不能相同，然而從大體說來，我覺得我從前想要達到的目的實在也不過如是，陳君這篇著作在中國政治哲學底範圍內，確可算得一種空前的傑作。

我讀了陳君大著，覺得有兩種印象。第一他把墨子底政治哲學和墨子底其他哲學，詳細分開的那種眼光手腕，確是非凡的。我知道關於墨子底

哲學全體，我友胡適之曾有一篇空前的雄文，然而陳君底著作，不但不與胡著相重複，而且還能夠和他互相成就，這確是不容易的。第二，陳君用科學的方法，解析敘述之後，把難解的墨子裏面散漫無章的政治思想，弄成有統系的文章，使一般讀者，可以用愉快的感情，去領略他，這也是陳君底一件大功。這幾年來，主張舊書新讀的人很多，然而係陳君這樣地，收獲良好的結果的人，我以為確是很少。

### 三

論道理，敘文應當把書底內容，介紹介紹，但是我却有不能夠介紹內容的理由。因為我前面剛說過，我對於中國舊書，雖有志向，然而實在沒有深的研究，若是拿研究不深的見識，去介紹研究較深的著作，想求不錯，我覺得那是不可能的事。而且平常在政治理想上，我和陳君，同是主張社會庶民

主義的人，就說拿現代的眼光來觀察批評，也恐怕要和陳君底本文重複，所以這也是不可能的事。

四

然而我對於讀本書的人，却有一種希望——恐怕也是陳君底希望——不能不順便說。我所希望的，簡單說來，就是希望讀本書的態度，不要弄錯。

墨子在政治思想史所占的地位，拿現代的話說，是應歸入社會主義者的範疇裏面，這是大家知道的。但是也因為墨子有這種色彩，所以讀墨子的人時常發生兩種錯了的態度。

第一，是誇大狂的國粹家的態度。有種人本不知道外國社會主義是什麼東西，偶然地一知半解，看見墨子底學說，帶有社會主義底色彩，便說社

會主義中國已經有過的，並不希奇；由此類推下去，贊成社會主義的，便把他作爲主張底材料，不贊成的，就把他作爲反對底材料。論道理，社會主義底價值和他適不適用於中國，那能夠拿他在中國曾經有過沒有，來作判斷底標準呢？

第二，是近視眼的功利家的態度。另有一種人把讀書看成翻驗方新編，想要在書本子裏，立刻找出對證的方藥，全不管病證底來歷，和方藥底配合理由。這種人看見墨子立刻想把他底主義用到現在的中國來，却忘記了墨子底學說，是怎麼發生的，墨子底時代，和現代隔了多少遠。

這兩種態度，不單是對於墨子底政治哲學，可以發生，對於其他的中國政治哲學，也是一樣。再進一步說，恐怕對於各種政治以外的學說，也是一樣地，時常發生的。我以爲這兩種態度，都是錯了的。大凡從前的人底政

治和社會的學說，除開他造成歷史的和思想的背景以外，與現在的政治和社會，是無關係的。然而現代底歷史的和思想的背景，不是個個學說單獨地造成，是各種學說連續綜合起來，造成的，所以我們若想研究古人學說，須要連續綜合地研究，我們若想應用古人學說，也須要經了連續綜合的研究之後，才能夠達我們底目的。我希望讀者把這墨子底政治哲學，看成可以造出現代中國的背景全體底一部分讀，因為這才是正當應取的態度。同時我根據上述理由又希望著者趕快把這種背景全體畫出來。

# 墨子政治哲學

三原陳願遠著

## 弁言

我國在周秦時代，百家諸子倡出各種的學說，什麼樂利主義（孟子），什麼互助主義（許行），什麼戴天主教（荀子），什麼法治主義（慎子），都露出頭角，學術總算很發達了。但是各家沒有成系統底記載，掩閉了因變底關係；再加上彼此互相排斥，後人假名作偽，弄得百家底書籍，有遺失的，有不真的，他們的學說便不容易研究，就慢慢地失傳了。後來的人都是皓首窮經，求得半解，那有工夫在他們的學說上研究；所以到了清朝，這訓詁校勘底學問，仍然佔一個很要的地位，直到近來，纔有研究中國哲學的。做哲學史書的，有謝無量先生和胡適之教授兩個人；胡先生底書，詳細精確，看過的人，想

他當然要說是有數的著作了。不過這兩部書，是把所有的哲學包括在內，至於一門一類底哲學史，却是很少。所以我很盼望有些人出來，再做幾部類別底哲學史，譬如教育哲學，人生哲學，政治哲學等等，不是更好了！我現在是研究政治學的，倒想對政治哲學方面嘗試一下；只是自信不敏，不敢冒冒地去做。姑且把各家學說因變底關係，記在心裏，先從一家一家研究起，好作爲他日做東西底預備，這就是我今天寫出「墨子底政治哲學」這篇文章底意思。



## 總論

### 第一 研究墨子底政治哲學底引子

研究一個人底哲學，不管是那一種，總得先知道這個人，生在什麼地方？活在什那時代？有什麼著作？這著作是他作的，不是因為這些事情，和他的學說發生上，衰弱上，很有關係的。所以要研究墨子底政治哲學，也得從這裏下手，分析說來，就是：

(一) 墨子籍貫底考定。墨子生在什麼地方，從來沒有的確底記載。後世的人用旁證底方法，考據底手段，有的說他是宋人，有的說他是魯人，還有說他是楚人，但是我信他是魯人。這裏頭有三個緣故，那三個緣故：

(甲) 墨子絕不是楚人。按說墨子是楚人的，有畢沅武億兩人。畢沅「

墨子叙」上說：

高誘注「呂氏春秋」以爲魯人，則是魯陽——漢南陽縣，在魯山之陽；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，又亟稱楚四竟，非魯衛之魯，不可不察也。

武億「墨子跋」上說：

……惟「呂氏春秋」「慎大覽」高誘注：「墨子名翟，魯人也。」魯卽魯陽，春秋時屬楚；古人於地名兩字，或單舉一字，是其例也。

指墨子是楚人，蘇時學俞樾幾個人，都不以這說爲然，認定魯是魯，魯陽是魯陽，不能混談，說見「墨子問詁魯問篇」注；孫詒讓更拿「渚宮舊事」作證。他說：「考古書無言墨子爲楚人者。」「渚宮舊事」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：「墨子北方賢聖人」則非楚人明矣。

我又按「墨子貴義篇」有「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惠王」一句，墨子若果是楚人，絕不能說是南游於楚。比方說：「孔子東游於魯，荀子北游於趙」人必要

說這話很不合乎論理；那麼，墨子絕不是楚人，不用多說，自然明瞭了。

(乙) 墨子絕不是宋人。按說墨子是宋人的，有葛洪林寶幾個人。葛洪「神仙傳」上說：

墨子者，名翟，宋人也。仕宋爲大夫。

林寶「元和姓纂」上說：

戰國時，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。

指墨子是宋人。畢沅孫詒讓都不以這說爲然。畢沅「墨子注叙」上說：

葛洪以爲宋人者，以「公輸篇」有爲宋守之事。孫詒讓「墨子傳略」或曰宋人」下附注：

案此蓋因墨子爲宋大夫，遂以爲宋人。

全是駁葛林底話。我以爲葛林畢孫，都是司馬遷以後的人，距墨子在世的時

間，比司馬遷爲遠；所說的話，自然不如司馬遷所說的話可靠。司馬遷在「孟荀列傳」上，雖然沒說出墨子是那地人，却不認定墨子是宋人。他說：

……孟軻，鄒人也。……齊有三騶子。……淳于髡，齊人也。……慎到，趙人；田駢，接子，齊人；環淵，楚人。……荀卿，趙人。……蓋墨翟，宋之大夫。……

墨子若果是宋人，爲什麼不照例說他是宋人，却說是宋大夫。況且騶忌淳于髡都是齊國人，在齊國作官，並沒說出他是齊大夫，可見太史公絕不是因墨子在宋國作官，只說他是宋大夫，不說他是宋人，實在因墨子不是宋人，他又不知究竟是那地人，纔用了這個筆法。後來「漢書藝文志」，「隋書經籍志」，都說是宋大夫，不說是宋人，就是做照太史公做的。葛洪生在晉世，在漢以後，林寶生在唐世，在隋以後，又沒說出什麼證據，憑空地定墨子是宋人，實在是靠不住。

(丙)墨子應當是魯人。按呂覽「當染慎大」篇注說墨子是魯人，孫詒讓用本書考據，很是精確，文載「墨子傳略」。依孫說，墨子大約是魯人了。我又按「淮南子」上說：

墨子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，

這話雖不盡可靠，但是墨子受儒家影響是很大的。當孔子死底時候，墨子年齡據我下文考定，當爲十四五歲，已到『視博習親師』底期限，學問底方針早已定了；攻擊儒家底意思，也露出端倪了。這個時候以前，孔門弟子未散，儒家只以魯國爲限，還沒有分布各地；他既然受儒家底影響，必在魯國無疑。又按「呂氏春秋當染篇」說：

史角之後在於魯，墨子學焉。

這就是表明墨子所親之師，而又明言在魯。那麼，博習親師，都是庠裏的事情；

庠裏的學生，是由塾裏升上來的；入塾底年齡爲六歲，是墨子六歲時就在魯國念書，可見他一定是魯人了。

(二)墨子年齡底推定。墨子生在什麼時候，說者底話都不同。畢沅說他是六國人，至周末猶存；這話教孫詒讓駁倒。孫說他當和子思同時，而生年尙在其後，大約生在周定王初年，卒在安王末年，活了八九十歲；這說教胡子適先生駁倒了。胡先生採汪中所考據的，并舉出孫詒讓所考的錯處，推定墨生在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之間，死在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；墨子生時約當孔子五十歲六十歲之間。到吳起死時，墨子已死了差不多四十年了。

我對胡先生底考證，一半承認，一半不承認。承認的是墨子生時，孔子還沒有死去。因爲「史記」上說：

……或曰：『並孔子時。』或曰：『在其後。』

這兩個或曰，就含着沒有決定底標準。如果和孔子年齡差不多，那就是和孔子同時了；如果在七十子後，那就是在孔子後了；沒有什麼疑問的。惟有這不前不後，把人就鬧胡塗了。譬如黃梨洲有的說他是明朝人，有的說他是清朝人，其實他是明末清初人；他是離現在年代很近，後世書籍又多，比不得古來，就沒發生這樣的疑問。由此看來，太史公既有這樣的記載，汪胡又有的確底考證，墨子必是生在孔子老年的。

不承認的是墨子生在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之間幾句話。我以為墨子生時當在周敬王三十年左右，不會在二十年附近的；死時當在威烈王末年，不會在元年左右的。因為倘若定墨子生在敬王二十年附近，孔子晚年，他已經二十多歲了。案學記說七年視論學取友，謂之小成，箋說七年為十五齡入大學之年，小成應為二十一歲，那麼，墨子既『非儒』論學的時候，難免不

攻擊孔門，孔門有這個大敵，怎麼不見孔子提及？再孔子因為少正卯要結社自由，言論自由，思想自由，和他的學說有背，便把少正卯殺了。墨子極端罵儒，孔子能忍受嗎？可見墨子生底年代，總比這遲，應為敬王三十年左右。那麼，孔子晚年，他不過十餘歲，僅到『博習親師』底期限，學問底方針，固然有定了，還不能研究到佳，也沒有成為一派學說，孔子未曾提及墨子，大概是不知有墨子底原故。

孫詒讓說：墨子蓋八九十歲。由敬王三十年，到威烈王末年，恰是八十多年，所以我推定墨子絕不是威烈王元年死的。並且用這個年代考起來，墨子依然是仕於宋景公，和楚惠王又是同時，而且見過田和，或又及康公；但田氏篡齊，吳起之死，却是不及見的。我再分開來說：

「史記六國年表」載宋景公死在周定王十八年，這時候墨子已經三十



五歲以上的人了。三十歲學已大成，自能用世，而且年富力強，所以從魯跑了十天十夜來救宋，絕不是昭公底時代。不過這話和孫說根本上就不同，因為孫詒讓依劇「左傳」宋景公死在元王七年，姑且不說他的墨子生年底考定有誤，當然不能仕景公，即就拿我考定的說，到這時墨子不過二十歲左右，學纔小成，如何能應仕？這是宋景公生年底前後，發生了問題，和墨子底生年，沒有多大干係；我說墨子仕過景公，也不過根據「六國年表」說的，不可不聲明一下。

墨子和楚惠王同時，汪中已經說了；但汪中認墨子獻書惠王是墨子老年的事情，却是不確。因為惠王在位五十七年，死在周考王九年；墨子在惠王五十年上書，正是周考王二年，推算他的年齡，當在五十歲左右。惠王以老辭，不是嫌墨子老，是說自己老了。再拿這段看來，也可證明孫詒讓話底錯處。孫

語讓「墨子問語」「墨子傳略」上書惠王一節自注：

……以墨子生於定王初年計之，年蓋甫及三十，所學已成，故流北方聖賢之譽矣。

年到三十，學纔有成，便有賢聖底稱呼，未免太早；若到五十左右，自不爲怪了。墨子自見過田和，但不是在田和當諸侯以後。「史記田敬仲世家」上說：莊子卒，子太公和立。……田太公相齊宣公。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。

這個時候，田和雖然沒爲齊君，却也大權在手，把齊君不當什麼，實際上國裏的號令政策，都是由他作主。墨子見田和，疑在這個時候，齊伐魯底事情，疑卽取魯之郕一回事，並不是田和當諸侯後的那一次。至於齊康公是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立的，墨子若死在周威烈末年左右，大約總見及康公。

(二) 墨子著作底審定。 墨子底學說，在秦朝就亡了；司馬遷作「史記」

便不清悉，卽就墨子底事跡，也不知道，僅在「孟荀列傳」後邊，附了二十幾個字罷了。現在要研究墨子底政治哲學，只有「墨子」一部書，可以作個根據。但這書究有多少篇，不可考；不過「漢書藝文志」上說是七十一篇。到宋朝，又失去九篇，成了六十一篇，見「中興館閣書目」。後來又失了八篇。就剩下我們現在見的五十三篇。這五十三篇裏頭，有幾篇是假的，有幾篇是別墨作底，不一定都是墨子當日底學說；還有幾篇，固是墨子底實在談話，却和政治哲學沒有關係，這又不能不審定一下，作爲一種精確底材料。現在把他分開來說：

(甲)應捨去的，共有三類：

第一類。從「親士」到「所染」三篇，是後人假造的，而且不可絲毫採用。畢沅因爲「親士」「修身」兩篇，沒有「子墨子曰」四個字，說是墨子自己做的；這話叫孫詒讓駁了。孫詒讓說：

「修身」「親士」諸篇，誼正而文靡，校之佗篇，殊不類。「當染篇」又頗涉晚周之事，非墨子所得聞。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，非其本書也。

胡適之先生也說：

自「親士」到「三辯」凡七篇，皆後人假造的。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，……今又按「親士」篇說：

孟賁之殺其勇也。

孫詒讓注說：

案依「世紀說」則賁在墨子後，此文蓋後人所增竄。

「親士篇」又說：

吳起之裂其事也。

蘇時學注說：

疑墨子不及見此事，此蓋門弟子之詞也。

蘇說雖教孫駁了，但孫說又教胡適之先生駁倒，墨子確是沒見吳起之死。拿這些證據看來，這三篇東西實是假的，而且非墨派裏頭人說的話，和墨子哲學沒有相干；和墨子底政治哲學，更是風馬牛不相及，所以把他捨去了。

第二類。從「經上」到「小取」六篇，畢沅因沒有『子墨子曰』四個字，定他是墨子做的，但這裏頭表出的學術和思想，胡適之先生指他不是墨子時代所能發生的，當是別墨做的。現在不管是誰做的，因為這幾篇所說底話，很像惠施公孫龍底口氣，和墨子底政治哲學，沒有關係，也把他捨去了。

第三類。從「備城門」到「雜守」十一篇，限於守城備敵底方法，和政治哲學，更是沒有關係的。

(乙)應採用的，共有兩類：

第一類。從「法儀」到「三辯」四篇，雖然是假的，却是根據墨子底意思作的。孫詒讓指「法儀篇」是「天志篇」引伸出來的，「七患」「辭過」兩篇是「節用篇」引伸出來的，「三辯篇」是「非樂篇」引伸出來的，確是這樣。那麼，這幾篇所說的話，雖是後人造的，但和墨家底意思，沒有絲毫不合，副料底資格，總是有，所以有時候便採用了。

第二類。「非樂」「非儒」兩篇，胡適之先生疑惑這是後人加入底材料，固然不錯，但我以為「非樂篇」裏頭「是故子墨子曰：『爲樂非也。』」一句話，這「是故」兩字一面可以證明這篇文章文字不是真的，但是一面却可以證明這篇文章文字是本着墨子底意思做的。那麼，我們研究的是他底政治底思想，不是這書。究竟是墨翟自己做的，不是底問題，這篇東西自然在採用之列了。「非儒」一篇，是他底哲學發生底原故，文字即是後人假做的，却是本着墨子

底意思更不能採用的。

(丙)應根據的，共有兩類：

第一類。從「尚賢」到「明鬼」，再加上「非命」，共二十二篇，這是墨家演述墨子底學說做的。墨子的政治哲學，全可以在這幾篇裏頭尋出，我們所做的東西，不過這幾把籊所載的，整理一次，找出個系統，加上些說明罷了。

第二類。從「耕柱」到「公輸」五篇，彷彿墨子底言行錄。研究他的政治哲學，固然以前類爲根據，但要證明他的學說，這一類很是不可少的。

以外關於墨子底佚文，墨子底軼事，祇要和上邊所根據底材料，沒有抵觸；而且沒有不相干底情形；爲的是立論周密，也把他採用進來，作個副料。

第二 爲什麼發生墨子底政治哲學？

大凡一家哲學底發生，或是由於社會環境上底影響，或是由於他家哲

學底激動，總有個原因，絕不會憑空來的。那麼，墨子底政治哲學底發生，也不外這兩種緣故了。

(一) 受當時社會環境上的影響。周從平王東遷以後，王室衰弱，朝野便鬧得不成個樣子了。周天子擁着虛名，未能駕馭諸侯；卽就諸侯，有時倒也不能統制公卿；孔子曾作「春秋」想用褒貶底方法，挽回這事，那知亂臣賊子，不惟不懼，反鬧得厲害。到墨子時代越發不了，齊簡公被田常弑了（周敬三十九年），魯侯被三桓逼跑了（周貞元年），晉室公卿自相殘殺變成三家了（周貞定十六年）。墨子知道用孔子底正名主義，是沒功效的；不如從根本解決，使他們甘心去向善，不用人獎勵恭維，便可做起來，這就是墨子「尚同」學說底起源，也就是實利主義發生底引線。他以爲藉尚同底學說，一面可以尊重周天子，一面可以維持各諸侯。所以尚同篇說：



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。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；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。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；是以分國建諸侯。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；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。可見諸侯是天子所立底三公立的，當然要上同於天子；那卿之宰却是諸侯立的，也得上同於諸侯。再墨子的尙同學說，不是單說尙同是應該的，并說尙同是有利的。換句話說：能尙同，人人都是有幸福的，不然，各是其義，天下便要大亂了。這是墨子看見孔子正名主義不中用，纔用實利主義更替一下。但是墨子又恐怕人雖知道有利，却不肯去做；或天子因這個緣故專制起來，所以他又倡出『天志』底議論了。

在這時候，卿之宰對於諸侯，諸侯對於天子，都大鬧而特鬧起來了。至於諸侯對於諸侯，更是肆意妄爲地了；不得大國攻小國，強國打弱國，實在沒有

正義公理。周元王元年晉荀瑤伐鄭，三年越把吳滅了；定王十二年趙無卹把代滅了，二十二年楚把蔡滅了，明年楚又把杞滅了；考王十年楚又把莒滅了；威烈王四年韓武子伐鄭把幽公殺了，八年越把郟滅了；以外如楚伐宋，齊伐魯，好多底征伐，都是墨子見過的。墨子意在弭兵，所以倡出「非攻」底論調，使當局的明白攻伐底壞處，戰禍或可減少了。但恐怕人不能做去，所以在非攻底根本意見上又標出「兼愛」底主張了。

總說幾句：墨子底尚同論、非攻論，都是由當日社會情形逼出來的。至於天志論，却是補充尚同底意思；兼愛論，却是主張非攻底後盾。若是沒有這尚同和非攻兩個主張，恐怕這天志和兼愛兩個學說，不會發生的。

(二)對於儒家政治哲學底反動。墨子生在周敬王三十年左右，孔子死底時候，他已經十多歲了，對於孔子底政治哲學，或就有了疑惑。不過他的

學問大成還在十五年以後。在這個期間，孔門弟子已經把孔子底學說大端丟了，專做那小節目上的事情，越發激起墨子底反動。所以墨子除過反對孔子幾個大題目外，其餘所說的話，差不多都是對孔門弟子發的。「非儒」一篇東西，就是這個意思了。現在我把他分開來說：

(甲)反對孔子底政治哲學底理由。應該分兩項說，那兩項：

第一項。孔子底正名主義是沒功效的。他說：『政者正也。』又說：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』就是各人能按照自己底身分，把他應做的事做了，天下自然太平了。換句話說，作君的應當做他作君的事，作臣底應當做他作臣底事，作父的作子的也是應當做他作父作子底事，這不君不臣不父不子底現象，將何自而起？恃勢爭權底惡波，更何從而興？所以他就作「春秋」，寓褒貶，想使亂臣賊子，因名不正，就不敢爲非了。那知道專在名底方面講究，實事方

面不免疏略，亂臣賊子只求實利，誰還顧及一紙空文呢？所以「春秋」作了，依然對社會實際上沒有什麼大影響。孟子說孔子成「春秋」而亂臣賊子懼，乃是給孔子撐門面底話；卽就是記實文字，也只一懼罷了！墨子見孔子學說沒有功效，他就改變方針，在實的方面講究起來。孔子祇說亂是不好的，墨子却說亂是不利的。不好是名上的事，要人往好上走，是很難的；不利是實上的事，卽就不教他去幹，只要他知道是有利的，也得去幹一下。你看他想尊王，却不說王應當尊底空話，便說尊王有什麼利益；想止各國說征伐，却不是征伐是不應當的套語，便說征伐有什麼損失，這都是想教當世底人聽了，樂意去爲，比用名強他們去做，不是更好了！但是他又怕有人不信非攻底話，總覺攻是有益的；他就在守城方面研究起來，實行他弭兵底政策，好折回這軍閥家底野心。拿這看來；墨子尙同非攻底主張，固是由社會環境逼出來的；但他所以

有這種理由還是受孔子底正名主義底影響成的。

第二項。孔子理想上的政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。孔子本着他的正名主義，想使人顧名思義，做到頂好的地位，就是『太平之極』底大同世界了。『禮運』上說：

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；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。男有分，女有歸；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爲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。

孔子底大同意思，全在此文中，說的到很好聽的！但大道怎麼樣得行呢？天下怎麼樣能公呢？却沒有說，這完全是烏托邦底擬議。墨子就不是這樣說，他認定做到大同世界是個「兼」字。所以他說：

今吾將正求與（興）天下之利而取之，以兼爲正。是以聽耳明目，相與視聽乎！是以股肱畢強，相爲勸宰乎；而有道肆相教誨，是以老而無妻子者，有所侍養以終其壽；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，有所放依以長其身。今唯母以兼爲正，卽若其利也！

墨子雖沒說出大同兩字，這一段的意思，就是孔子大同底境况，他却用「兼」往前做，是比孔子學說實在地多了。戶倭說「孔子貴公，墨子貴兼，其實則一。」這話實是靠不住。因是公是兼底結果，兼是公底法，子公是空洞洞地一個名，兼是實實在在地能做的一個事；若說成一樣的那麼，墨子底政治哲學，就可不發生了。

胡適之先生說：儒者說的是一個「什麼」，墨子說的是一個「爲什麼」。就是我第一項所說的意思。胡先生又說：孔子說的是一個「什麼」，墨子

說的是一個『怎樣』就是我第二項所說的意思。這兩段都拿本書可以證明出來，已見胡先生著底「中國哲學史大綱」，我便從略了。

(乙)反對孔門弟子對政治上的觀念。應該分三項說，那三項：

第一項。孔子雖沒有墨子救世底心切，却也周遊列國，求用於世，到門弟子就不同了。你看公孟子說：

君子共己以待，問焉則言，不問焉則止。譬若鐘然，扣則鳴，不扣則不鳴。

「公孟篇」

居然擺出架子來了！若果照這樣做去，人都獨善其身，恐怕樹葉落下，把頭塌了，還有誰敢做事嗎？所以就惹出墨子底反動，他的見義必行底主張，便由這裏發生了。

第二項。孔子固然以禮樂爲治國底根本，但却不重那冗禮，所以有『

禮與其奢也甯儉』一句話，就是主張禮要用得適勻，不在繁多。他的弟子失了本旨，虛禮尙文，把正名主義更弄得空虛，和墨子見解越發不同，墨子便反對起來。再加上當時淫樂亂行，墨子更要主張廢樂，就是這個緣故。

第三項。孔子言命，是自己嘆息底意思。你看他說：

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！

又說：

道之將行也歟！命也！道之將廢也歟！命也！

都是窮途自傷底話，並沒勸人信命，又沒說什麼都是命定的。門弟子就失了本意，把命就當壽夭貧富底根源，治亂興衰底至理，所謂萬事都是命安排，半點不由人轉回。『結果使得「羣吏信之，則怠於分職；庶人行之，則怠於從事。」對於政治影響很大，所以纔激起墨子底非命論來。



其餘若明鬼節葬等說，也是由儒家逼出來的；但就政治哲學方面言，自有他底妙用，不定是反對儒家，纔有此種政治上底利用，所以就不寫在這裏。

### 第三 墨子運用於政治底四大主義

墨子既受了各方面底影響，便產出一種新學說。但他不是談空理底人，也不是空談理底人，却想把這些學說運用到政治上去，所以就抱有很多底主義。照我研究底結果，應當分爲四樣。那四樣：

(一)實利主義。胡適之先生「哲學史大綱」上解釋得很詳細，可以供我們的研究。現在把他引用到政治哲學上來，就是墨子所主張底政策，都是照應用方面着想，若能如此做去，便可有利，纔算合乎義；絕不會提出個理想底標準，教人去做的。所以墨子說：

……所謂良寶者，爲其可以利也。而和氏之璧，隋侯之珠，三棘六異，不可

以利人，是非天下之良寶也。今用義爲政於國家，人民必衆，刑政必治，社稷必安，所謂貴良寶者，可以利民也，而義可以利人，故曰：義天下之良寶也。

觀於「義可以利人」一句話，可以知道墨子實利主義底真詮了。那麼，墨子主張底利，絕不是「貴義篇」『則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』底利字，「兼愛篇」『盜愛其室，不愛其異室，故竊異室以利其室』底利字，因爲這些利都是「自私自利」底利，墨子是不採用的。但墨子所主張底利，却也不是「最大多數最大幸福」底利，因爲「最大多數最大幸福」這句話，和墨子底學說，根本是不相容的。墨子主張兼愛，沒有一個人不在愛之列，所以他就利用天，說明愛底範圍。他說道：

然則天之愛天下之百姓，以其兼而明之。何以知其兼而明之？以其兼而

有之。

那麼，『殺一不辜者，必有一不祥；』『殺一人謂之不義，必有一死罪矣。』是無論何人，都應愛他，不能把他放在愛底外邊。最大多數最大幸福，就不是兼底意思。他比自私自利好處，是在最大多數；然而少數底人底幸福，便要供最大多數底人底犧牲。這最大多數底專制，豈是墨子兼愛底義思？所以我說墨子主張底利，既不是『自私自利』底利，也不是『最大多數最大幸福』底利，實是『社會全體幸福』底利。換句話說：墨子底利，是要人類都享受的，那少數人或多數人所享受底利，恐怕不是墨子底主張了。

(二) 力行主義。實利主義比孔子底正名主義，固然好了；但只知道這樣辦是有利的，還不成功，總得趕緊照這樣辦，纔是正理。所以他說：

政者口言之，身必行之。(公子孟篇)

又說：

言足以遷行者常之，不足以遷行者勿常；

不足以遷行而常，是蕩口也。（貴義篇）

這就是後來申公『爲政不在多言而在力行』底義思，也就是他的力行主義了。他把力行看得非常要緊，以爲不力行，便不能致世於太平。他說：

賴其力者生，不賴其力者不生。君子不强聽治，卽刑政亂；賤人不强從事，卽財用不足。（非樂篇）

可見他的主張了。他既抱了這個主張，事事都想實行起來，絕不願作那行尸走肉底官吏，弄那濫竽素餐底伎倆。所以他給楚惠王獻書，惠王不用他的書，也不見他；却令文君趕上他，封以書社五里，他見書不能用，政策不行，便不受而去了（渚宮舊事二）。越王聽見公尙過說墨子很賢，便想請墨子到越，裂

故吳底地方五百里封他，並爲公尙過東車五十乘，迎墨子於魯。墨子便問公尙過：『子之觀越王，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？』公尙過說不能。墨子就說：

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，雖子亦不知翟之意。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，則翟將往，量腹而食，度身而衣，自比於羣臣，奚能以封爲哉？抑越不聽吾言，不用吾道，而吾往焉？則是我以義糶也。鈞之糶，亦於中國耳，何必於越哉？墨子不以義糶，就是力行底一證。這般人作事，處處在實踐上着想，不是博得虛名，便去做官，只要道能行，滿不在乎那爵祿秩位的。

我把這實利主義力行主義分開來說底緣故，因爲實利主義是墨子對政策採用上的主張，力行主義是墨子對政策行使上的主張。換句話說：實利主義是狀態方面的事，力行主義是作爲方面的事。研究他的全部哲學，合起來講，到沒關係；研究他的政治哲學，便不能不這樣分了。

(二)救世主義。墨子還有一個要緊的主義，就是救世。他和儒家不同處，這也是一端。儒家裏頭的孔子，雖然想用世，但却主張『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』，暗藏着相機用世底義思。後來弟子又有『扣則鳴，不扣則不鳴』底信條，人還要說他『達則兼善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』。墨子根本就不許有這『獨善』底事情。對於一件事，只認定他是義的，便幹起來，不管有阻力沒阻力，卽就道不行，他還是不改起初的念頭；絕沒有說『乘桴浮於海』的，可見他很有毅力，也可見他救世底心切了。他有一天從魯國到齊國去，遇見一個朋友，說天下現在的人，都不肯做義氣底事，勸他不如罷了。他便說：

今有人於此，有子十人，一人耕而九人處，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。何故？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。今天下莫爲義，則子如勸我者也，何故止我？

(貴義篇)

是墨子把這救世主義，當就人生當然的責任；就是世人都沈淪了，自己便不能隨着沈淪，總得努力起來，救救他們。所以他一生，東跑到齊，西跑到魏，屢次到楚，曾往救宋，真是「淮南子修務訓」說『無煖席』了。後來有反對他的人，就像孟子說：

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，利天下爲之。

荀子說：

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。

楊注說：

欲使上下勤力，股無胈，脛無毛，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。

雖說是責備墨子底話，却是給墨子表功的。

但他這救世主義，和今日一般慈善家不同。第一他所謂救世，是要引起世人覺悟來，自己履行自己底責任。他有一次對人說：

子亦聞夫魯語乎？魯有昆弟五人者，才（其）父死，才長子嗜酒而不葬。才四弟曰：『子與我葬，當爲子沽酒。』勸於善言而葬，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。四弟曰：『吾末予子酒矣。子葬子父，我葬吾父，豈獨吾父哉？子不葬，則人將笑子，故勸子葬也。今子爲義，我亦爲義，豈獨我義也哉？子不學，則人將笑子，故勸子學。』

可見墨子底救世，眼光是很大的，是要人人向義的。這是他救世底趨向。

第二他底救世，是廣義的。想藉政治，普度衆生，所以那狹義的慈善家，夏天捨湯，冬天施衣，他是很不贊成。他嘗聽見魯底南鄙有一個人叫做吳慮，冬天作陶，夏天爲耕，自比於舜，便往去見。問他道：



子之所謂義者，亦有力以勞人，有財以分人乎？

吳慮說：

有！

墨子便說：

翟嘗計之矣！翟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，盛（成），然後當一農之耕，分諸天下，不能人得一升粟，籍（藉）而以爲得一升粟，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，既可睹矣。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，盛，然後當一婦人之織，分諸天下，不能人得尺布，籍而以爲得尺布，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，既可睹矣。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，盛，然後當一夫之戰；一夫之戰，其不御三軍，既可睹矣。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，而求其說；通聖人之言，而察其辭。上說王公大夫，次匹夫徒步之士；王公大夫用吾言，國必治；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，

行必修。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，不織而衣寒，功賢於耕而食之，織而衣之者也；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，而功賢於耕織也。（公孟篇）

限於局部以救世，還不算得好，總得從大處做，看完這一段話，便可知墨子底意思了。這是墨子救世底範圍。（墨子對吳慮說的話，是驥足以責底意思，所以叫他從大處做。至有財相分，相力相助，仍是墨子主張的，不過把這個當就救世底手段，未免太小了。大家不要誤會。）

（四）擇務主義。無論那種政策，沒有絕對好的。通常所謂頂好的政策，都是對當時社會環境覺得適用而言的，完全是比較底名辭了。譬如：庶民主義沒有發達底時候，國家主義非常有勢力；現在國家主義變成陳腐的學說，不是國家主義有了變更，是社會環境和從前不同了。還有一層：卽是同樣的政策，在同一底時代，在這國行來很有利的，在那國行來或是有害的，因爲兩

國底風俗習慣不同，結果便有分別了。所以行一種政策，總得察及此點，纔不有張冠李戴的笑話。這是研究政治頂要緊的事。

墨子生在幾千年前，却知道這個學理。所以他說：

言必立儀。言而無儀，譬猶連鈞之上而言朝夕者也。故言必有三表。何謂三表？……有本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於何本之上？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。於何原之下？原察百姓耳目之實。於何用之？發以爲刑政，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。此所謂言有三表也。

這三表法引用到政治方面，怎樣解釋呢？第一表就是說：凡一個建議，先看看過去的實際應用是怎麼樣？行起來有功效沒有？本着這已往的事實，來作我們的參考。第二表就是說：古人雖然有行過的，若是極荒誕，極沒道理，不合百姓耳目底經驗，仍是不能用的。所以總得看看才好。第三表就是說：古人有行

過的，今人有經驗過的，都覺得很好，但要實行起來，還得看看給本國人民有如何利益。所以我把這主義又叫做度勢主義，就是施行一種政策，不是冒冒地去幹，却是度本國底情勢，爲政策採捨底標準了。「魯問篇」有他一段話，說得更明白：

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。國家昏亂，則語之尙賢尙同。國家貧，則語之節用節葬。國家憲音湛涵，則語之非樂非命。國家淫僻無禮，則語之尊天事鬼。國家務奪侵凌，即語之兼愛非攻。故曰擇務而從事焉。

國家情勢不同，政策底行使也自然要分別出個先後。但并不是國家混亂，只給他提尙賢尙同，別的都不用提，不過有個緩急罷了！再這段文裏頭，有擇務兩個字，所以我把這主義就不標做度勢主義，直稱爲擇務主義了。

# 本論

## 第四。政治發生底原因在那一點呢？

無論那國古時的人，總說國家是由神造成的，政府是代表神意的，實在是一件無容諱底事情了。墨子生在西歷紀元前四百多年，又想託天改制，自然不能完全脫離這種觀念，創出一個和天獨立底學說；但他却不是主張國家神造說，政府天命說的。我把他分成兩段，解釋在下面：

(一) 怎見得墨子不是主張國家神造說呢？

墨子講說上同底時候，有一句話是：「……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……」就這話的表面看來，好像和我所說的，有了抵觸；但仔細研究墨子底本意，却不盡然。因為主張國家神造說的，完全是給強有力底人，開一個方便底門，叫他藉用神底名義，損百姓，利自己，無論怎樣虐待他們，侮辱他

們，殺戮他們，他們百姓是不許反抗的。這種理論，簡直是一種積極底尊君主義，惡意底愚民政策，和墨子底『上同不下比』學說，有分別的。墨子那一句話全段底文是：

是以先王之書，相（拒）年之道曰：『夫建國設都，乃作后王君公，否用泰也；輕（卿）大夫師長，否用佚也；惟辯（辨）使治天均。』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，非高其爵，厚其祿，富貴佚而錯之也；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，富貴貧寡，安危治亂也。（尙同中）

何嘗為強有力底人辯護？何嘗不是給人民打算？和向來的國家神造說，是根本不相同的。所以他那句話底解釋，不能照字面講，說國都直接是上帝鬼神設的，正長直接是上帝鬼神立的；不過指那些『建設國都立正長』底人，本着上帝鬼神底意志所為的罷了！再深一層研究：墨子這種意思，却也不是主張

什麼神意說。因爲他說底上帝鬼神，不注重使得人實實在在地信有一個上帝鬼神，乃是使人『治天均』。所以這『建設國都立正長』底人，並不是天教他建設國都的，是他自己本天意而建設國都的。那麼，天志就是一種法儀，就是我們作事情底正當標準。上帝鬼神底意思，不過是表面底言辭了。因而墨子那一句話，要追根澈底地說起來，應解釋爲：「……古時候，本着我們作爲底正當標準做出建設國都立正長底事情底人，建設下國都，立下正長，並不是……」纔是墨子說這話底本意。那麼，適合我們正當標準是什麼？下段說得有，這裏不必提罷。至於那句話裏頭『上帝鬼神』幾個字，或者是墨子隨便說出來的；或者是他底弟子記錯的，因爲當時一般底人，很信神造說，這些弟子沒留意他先生底主張，就麻麻胡胡地照通行底學說記下了。總說幾句：墨子這句話，不敢說一定和神沒有關係，却也不能確說是什麼神造說，什麼神

意說；總希望大家探知他的主張，莫要拿『上帝鬼神』四個字，誤會了他的意思了。如果不信，再看我舉出他單說政府義發生一段東西，那就更明白了。

(二) 怎見得墨子不是主張政府天命說呢？

他說政府義起源，共有三段東西，在「尙同篇」裏頭載的，都沒說政府是天命的。有的人因爲他主張尙同，歸根到天，就說『選擇天下之賢者立以爲天子』。底選擇兩字，他底主格 *Subject* 卽就是天，這是一種揣摩底言辭，恐不足爲憑的。墨子說政治發生底原因，前一半底理由，好像是浩布斯 *Hobbes* 底學說，但不能說就是浩布斯底學說。因爲他主張底自然世界和浩布斯是相同的，不過浩布斯底用意，在直接擴張君權，他的用意，在間接爲民求福，彼此就有異了。

浩布斯說在自然世界底人，有平等底才智，有同樣底身體，而且都希望



有大權，有威力的。他們資格既然差不多，便生出互相仇視底事，各個人和各個人就亂打起架來。弄得社會狀況，很不安靖；人類生活，很覺無聊；人人都以為不便，才用公共的勢力，擋住這樣的紛爭，這就是人民選立皇上的起源。然後再看墨子自然世界觀是什麼？他說：

古者民始生，未有刑政之時，蓋其語人異義；是以一人則一義，二人則二義，十人則十義，其人茲衆，其所謂義者亦茲衆。是以人是其義，以非人之義，故交相非也；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，不能相和合。天下之百姓，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；至有餘力，不能以相勞；腐朽餘財，不以相分；隱匿良道，不以相教；天下之亂，若禽獸然！（尚同上）

這不是和浩布斯一樣說自然世界是極不好的嗎？因為要同一這天下底義，就是政治底起源，也就是我上段所說的我們按時應做的一種作為。不過墨

子想託天改制，他便指這同一天下底義，就是天意志願，人民底建國設君，是本天意做的，也就是本着我們作爲底正當標準做的。那麼，這政府是由人民本天意設立的，絕不是由天命令少數強有力者成立的。所以他緊接前文說：夫明禱天下之所以亂者，生於無政長，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，立以爲天子。

若果他主張是上帝命的，這選字就沒意思了；若以爲這選字是上帝選擇賢者底選，那在事實上又說不下去了。因爲未有刑政底時候，百姓各是其義，父不能管子，兄不能教弟，平白地給他安一個天子，他們能上同於他嗎？能犧牲自己底義嗎？可見這選字絕不是上帝選賢底選字，乃是人民感於各是其義底不便，由於沒有政長，大家纔商量起來，選擇天下底賢者，立他做天子。「尙同」下篇有一句話說：

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；是故選擇賢者，立爲天子。

有的人注說：「上」天下」二字，疑當作天。」實是一件大錯底事。因爲他誤視墨子是主張政府天命說的，所以有這樣的懷疑。我以爲這句話不惟沒有衍文，並是很精彩底話。第一個天下底意思，是泛說天下底人；第二個天下，是說天之下；『天下之義』底義字，是指天下人『各是其義』底義。合起來說：就是天下底人，想使天下底義劃一起來，所以選擇聰明底人，立爲天子，同一他們底義。拿這兩段看來：墨子既不主張國家神造說，政府天命說；他的政治起源學說，可用短語表到這裏，就是政治發生底原因，是由天下底人想同一天下人底義，纔本着這種標準（天志）選立賢能底人作個天子。

在這裏有一個附帶的研究，就是墨子這種學說，自然世界觀和浩布斯既然相同，成立政府底程序，也彷彿一樣，是不是一種社會契約說 The Soci-

al-Contract Theory 呢？這恐怕靠不住。墨子他想利用天鬼統一天下，政府底起源雖不說是天命，少數底人成立的，却以爲天下底人，本着給他們行爲上作正當標準底天意，選賢成立的，沒有什麼相約不相約底意思。所以我說他這種學說，比神造說誠然進步了，但不是完全和天沒關係的；那麼，政府發生底起源，是天下底人都想本着天意去做，好像是共同行爲，和浩布斯底說法，有了差別，自然不能算成社會契約說。不過要研究起他這學說底性質，的確是介乎神造說和契約說底中間，是一種特創底學說。換句話說：就是一部分近似浩布斯底契約說，而又帶有一點神底臭味，和間接重視民主底一種特殊學說了。

第五。在國家裏頭那個人權限頂大？

墨子政治起源底學說，是主張天子是爲『一同天下之義』而選立的；那

麼，一國裏頭，當然要天子底權限大了。換句話說：天子是爲濟世拯民而出的，若沒有這樣大的權限，那就不必選立天子，也就沒有政治這一回事了。他說：

……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，言曰：『聞善而（與）不善，皆以告其上，上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；所非，必皆非之；上有過，則規諫之；下有善，則傍（訪）薦之，上同而不下比者，此上之所賞，而下之所譽也。意若聞善而不善，不以告其上，上之所是，弗能是；上之所非，弗能非；上有過，弗規諫；下有善，弗傍薦；下比而不上同者，此上之所罰，而百姓所毀也。』上以此爲賞罰，甚明察以審信。……（尙同上）

就是表明在上的人，有這樣的大權；在這在上的人裏頭，天子是一同天下之義的，所以天子底權限，比別人都大。因爲那些三公諸侯卿之宰，全是天子覺得他的力量不夠用，纔設置的；那麼，鄉長底權限不過壹一鄉底義；國君底權

限不過壹一國底義罷了！換句話說：他們底權限是天子給他的，是有限制的，總得恭順於天子，不得超過天子底權限的。他說：

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。里長既同其里之義，率其里之萬民，以尙同乎鄉長。……鄉長治其鄉，而鄉既已治矣；有（又）率其鄉萬民，以尙同乎國君。……國君治其國，而國既已治矣；有率其國之萬民，以尙同乎天子。……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，何故以之也？曰：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，是以天下治。（尙同中）

若果照這樣實行起來，絲毫不紊，秩序井然，凡「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，皆驅趨以告天子；是以賞當賢，罰當暴，不殺不辜，不失有罪，」給政治上很有利益的。那麼，「上有隱事遺利，下得而利之；下有蓄怨積害，上得而除之；」『賞譽足以勸，刑罰足以沮暴；』實是上下同義底效果。老實說：就是尊重

天子權力底妙用。

反過來說：不集權到天子身上，天下底義便不能同。因爲天子若沒有統制一切底權力，三公諸侯便各想擴張自己的威勢，忘却天子立地們的原意；於是各是其義，以非人之義，天下仍舊是不能太平的。而且因爲他們不能幫助天子行上同底事情，天子便不能知百姓底情形；因不能知百姓底情形，便不能知百姓底善非；因不能知百姓底善非，便不能得『善人而賞之，惡人而罰之』了。若照這個樣子，『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，爲人下而不能治其上』是『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』了。換句話說：政治底發生，爲的是同一天下底義，所以就要集權到天子身上；若不這樣辦，天下底義仍舊是不能劃一的，既有天子，而義又不能同，這政治何必發生呢？但是有人聽見我這話，總有懷疑的。他以爲墨子說：

天下之百姓，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，則蓄猶未去也。今若天飄風苦雨，溱溱而至者，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。（尙同上）

天子有善，天能賞之；天子有過，天能罰之；天子賞罰不當，職獄不中，天下（下作降解）疾病禍福（崇）霜露不時……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。（天志下）

作爲攻擊我所說的話底根據。其實是誤會了。墨子底天表面上好像有無限威權，天子是不能抵他的；但實際上不過是恐怕天子權限大了，做出在正義範圍以外的事情，變成了絕對的專制人物，所有假託天有種種意思，給君主立個權限底範圍，並不是說真有一個天要統治天子。那麼，『天子又總天下之義，以尙同於天』是一種抽象底話，是一種託天改制底意思，和實際沒關係的。再退一步說：卽就實實在在地有這個天，也是超然於國家之外，若在國



家裏頭，墨子因爲同一天下底義底關係，仍舊主張天子有頂大的權限。我在這裏又有一個結論是：墨子主張在國家裏頭，天子底權限是頂大的，但必以天志爲其範圍的標準，不能濫用的。（天志是什麼？天志究竟是什麼？說見後。）

#### 第六。政府組織應該採那種形式？

墨子因爲主張天子因權限頂大，便有『選立天子爲的是一同天下之義』底學說；因爲天子要一同天下之義，國君要一同一國之義，鄉長要一同一鄉之義，這鄉長當然須爲『鄉之賢者』，國君當然須爲『國之賢者』，天子當然須爲『天下之仁人』，便倡出一種賢人政治來了。他這賢人政治和西洋政治學家所說的警察國（*Polizei-Stat* 直譯）差不多。警察國底意思，簡單說起來，就是注重在治者給被治者謀幸福，至於怎麼樣謀幸福，完全是治者自由底進行，被治者是不管的。我們既知道墨子主張政府底組織，採賢

人制度底形式；然後再來討論他主張賢人政治底用意，賢人政治底施行，賢人政治底效果罷！待我細細地寫出來：

(一)墨子主張賢人政治底用意。墨子底自然世界觀，說天下沒有正長底時候，人都以為自己底義是是的，別人底義是非的，便胡鬧起來，所以纔選立聰明底人，作個正長，好來一同他們底義，可見賢人是很可用的，普通人都是知小物而不知大物的。所以他說：

世俗之君子，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。今有人於此，竊一犬一彘，則謂之不仁；竊一國一都，則以為義。譬猶小視白謂之白，大視白則謂之黑。是故世俗之君子，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，此若言之謂也。（魯問）

便是說天下底人，大半是看見眼前的利益，看不在遠處的幸福；知道頂小的過錯，不知道很大的不是；因而墨子對這些人，都取放任主義，對那些聰明人

就不同了。他有一天怒耕柱子。耕柱子就說：我比人不強嗎？墨子答道：如若我往大行去，用一個好馬和羊駕起車來，你是驅那一個呢？耕柱子說：將要催好馬走。墨子說：爲什麼？耕柱子說：因爲好馬可以催他走。墨子便道：我也因爲你可以責備。他極力責備賢者，就是因爲別底人都是明小物而不明大物，責備他也是沒用處的。墨子對這不聰明底人，連責備也不責備；那麼，君臨百姓底人自然要聰明底人了。他說：

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？曰：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，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，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。（尚賢中）

又說：

然則義何從出？……義不從愚且賤者出，必自貴且智者出。……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智者；（貴且智者）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；此吾

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，而必自貴且智者出也。（天志中）

是在上底人，總得比在下底人聰明；人民底道德風尚，都是由在上底人支配出來的。他想使人民兼愛，便說兼愛是很容易做到的。其所以不能做到底原因，特是在上的不用這個爲政，作士的就不以這個爲行了（兼愛中）。這和希臘學者柏拉圖（Plato）所說的『惟哲學家可爲君主與統治者，以其具有最高學識，足配全社會也。』一話，很是相同的。再看他有幾句話說：

無從下之政上，必從上之政下。是故庶人竭力從事，未得次已而爲政，有士政之。士竭力從事，未得次已而爲政，有將軍大夫政之。將軍大夫竭力從事，未得次已而爲政，有三公諸侯政之。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，未得次已而爲政，有天子政之。……

職位低底人，是要受職位高底人正之，不能即己以爲正，這職位高底人，當然

要聰明於職位低底人，不然，怎能正他們嗎？到了天子，就是很聰明底人了，但怕他聰明誤用起來，所以他又說：

天子未得次己而爲政，有天政之。（天志上）

總說幾句：墨子主張賢人制度底用意是：因爲天下大半的人，都是明小物而不明大物，要把他們治好，不能靠他們自己來幹，只可用些賢人，組成政府，替他們謀幸福了。

（二）墨子想像賢人政治政效果。墨子底政治思想，就是一個賢人制度，所以他想像這賢人政治底效果，是很大的。約可分爲四項，那四項：

（甲）能使政治達到優明底地位。就拿他底話來證明。他說：賢者之治國也，蚤朝晏退，聽獄治政；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。賢者之長官也，夜寢夙興，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，以實官府，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。

賢者之治邑也，蚤出莫入，耕稼樹藝聚菽粟，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。故國家治則刑法正，官府實則萬民富；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，以祭祀天鬼；外有以爲皮幣，與四鄰諸侯交接，內有以食饑息勞，將養其萬民；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。是故上者天鬼富之，外者諸侯與之，內者萬民親之，賢人歸之。以此謀事則得，舉事則成，入守則固，出誅則彊。（尙賢中）

賢人政治底功效，依他所說的，可算是很好了！這是關於政治其物 *Government itself* 方面的。

(乙)能使世界達到大同底境况。墨子想用兼字，做到公底地位；這兼字底實行，必要在上底人提倡，在前幾段裏頭，已經說明了。那麼，墨子想像這賢人政治底第二個效果，就是使世界達到大同底境界了。他說：

爲賢之道將奈何？……有力者疾以助人，有財者免以分人，有道者勸以

教人。若此，則飢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亂者得治；若飢則得食，寒則得衣，亂則得治，此安生生。（尚賢下）

『有力助人』、『有財分人』、『有道教人』，那不是『太平之極』嗎？這就是我下一段說底『社會底仁政國家說』大同底名辭，還嫌不甚的確。賢人政治實行了，便能叫他現出來，可見賢人政治是很有趣的。這是關於社會 *Social* 方面的。

（丙）能使天下得有尚同底實現。墨子底尚同學說，雖談得天花亂墜，終屬一種理論。若要實現起來，總得先有賢人政治，因為政治底起源，他主張是選賢立君成的。而且這天子是要一同天下之義，但天下很大，一人底力量有限，所以有三公諸侯等等設立；他一同天下之義，全靠三公諸侯等等幫助他，若這些人不是賢人，便上下不同義，難以收尚同底效果的。若三公諸侯等等都是賢人，便能作天子底視聽，天下底義就可同了。所以他說：

今王公大人……政以爲便譬，宗於父兄故舊，以爲左右，置以爲正長。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，是以皆比周隱匿，而莫肯尙同其上……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，以爲正長，是故上下情請爲通……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，不敢爲淫暴。曰：天子之視聽也神！先王之言曰：非神也！夫唯能使人之耳目，助己視聽；使人之吻，助己言談；使人心，助己思慮；使人之股肱，助己動作。助之視聽者衆，則其所聞見者遠矣！助之言談者衆，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！助之思慮者衆，則其談謀度速得矣！助之動作者衆，卽其舉事速成矣！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，垂名於後世者，無他故異物焉。曰：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。（尙同中）

天子做事，全靠左右助理，纔能一同天下之義，所以「政以爲便譬」就不若採取賢人政治，容易使天子底視聽也神。這是關於天子 Emperor 方面的。



(丁)能使人民得有向義底感化。國家若行起賢人政治來，不惟可收前邊所說的直接效果；且因爲賢人政治，當然要尙賢；因爲有尙賢底事情，就引起人民向義底欲望，爲賢底精神。不用賢人政治成立，再來治他，他自己先就自治起來，實是賢人政治底間接效果了。墨子說：

今若有一諸侯於此，爲政其國家也。……曰：『凡我國之忠信之士，我將賞貴之；不忠信之士，我將罪賤之。』問於若國之士孰喜？孰懼？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，不忠信之士懼。今唯毋以尙賢爲政其國家百姓，使國爲善者勸，爲暴者沮。大以爲政於天下，使天下之爲善者勸，爲暴者沮。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，何故以哉？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，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，爲暴者可而沮也。（尙賢下）

爲暴者沮，爲善者勸，就是賢人政治間接底功效，無論古今中外，祇要國家有

尙賢底事情，人民便有這種趨向了。這是關於百姓 People 方面的。

總而言之；賢人政治底效果，墨子認爲很大的。他以爲若沒有這樣政治上的組織，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，而罰亦必不當暴；若賞不當賢，罰不當暴，則是爲賢者不勸，爲暴者不沮矣！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，出則不長弟鄉里，居處無節，出入無度，男女無別。』使治官府則盜竊，守城則倍畔，君有難則不死，出亡則不從；使斷獄則不中，分財則不均；與謀事不得，舉事不成，入守不固，出誅不强。』結果是非常不好的！換句話說：如若不行賢人政治，便不尙賢了，便賞罰不當了。『是以百姓皆攸心解體，沮以爲善，垂其股肱之力，而不相勞來也；腐臭餘財，而不相分資也；隱匿良道，而不相教誨也。』若此，則飢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，亂者不得治；『仍然返到沒有立正長時候的狀況，社會上的幸福，就要動搖了！拿這反面的說法看來，更可知墨子想像賢人政治是神聖底

制度了。

(三)墨子想行賢人政治底方法。大凡想建設一種新制度，總得光打破舊制度，舊制度破壞了，新制度纔站得住。然後再用積極底方法，向前進行，或能生有效果。墨子想行賢人政治，也是這樣計劃的。我就把他分開來說：

(甲)關於破壞方面的。和賢人政治立在反對地位的，就是貴族政治。貴族政治是什麼？『親戚則使之，無故(功)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，』豈必賢且慧哉？』換句話說：只要你是貴族，就可以坐官；只要你長得佼好，就可以爲官。那麼，貴族不一定都是聰明人，而聰明人又不可變成貴族，使不聰明底人來爲政，恐怕就要返到原始的時候了。所以他攻擊那些王公大人非常地厲害。他說：

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，必索良宰；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，必

索良工……有一罷馬不能治，必索良醫；有一危弓不能張，必索良工……

……逮至其國家則不然。王公大人骨肉之親，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；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家國也，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。

……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，聾者而使爲樂師！（尙賢下）

貴族政治這樣不好，使得奇才傑士，不能展出他的能耐，所以他就把這貴賤階級要打破。無論那個，卽就做莊稼的，作苦工的，只要有能耐，都可以用在朝廷，給他富貴；什麼自己底爸爸哥哥，富貴人家底兒子，面目好俊底人，都可以不管了。所以他說：

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。言曰：『不義不富，不義不貴，不義不親，不義不近。』（尙賢上）

這就是給貴族政治一個大翻案，然後他的賢人政治才能樹立起來！

(乙)關於建設方面的。貴族政治很有毛病，應拿賢人政治代替他；但這賢人政治底建設，是什麼呢？墨子把他分成兩項，那兩項：

第一項。進賢。什麼叫做進賢呢？就是有能耐賢人，便舉上來；沒能耐底人，便壓下去。父兄可以不黨，富貴可以不偏，顏色可以不嬖，這便算進賢。老實說：破壞貴族政治底結果，即做到這一端了。

第二項。事能。事能是什麼呢？就是說賢者雖然有了，但人人都不必是同樣的聰明，總有個深淺的程度，才大的人不能受才小的人統制，才小的人不能佔才大的人位置，須量其能力，給他官做。他說：

……此謂進賢。然後聖人聽其言，迹其行，察其所能，而慎予官，此謂事能。

(尙賢中)

所以『可使治國者，使治國；可使長官者，使長官；可使治邑者，使治邑；』不能

躡等任用的。若不能按能任用起來，政治必不能理，他有一段話，說得很痛快，我就把他節錄來，作為這項的結論。他說：

夫不能治千人者，使處乎萬人之官，則此官什倍也。夫治之法，將日至者也。日以治之，日不什修；知以治之，知不什益；而予官什倍，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！雖日夜相接，以治若官，官猶若不治，此其故何也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也。（尚賢中）

（丙）關於進行方面的。賢人政治既然採用起來了，若沒有維持底法子，成所行底法子不好，這種政治，依然是要拆台的。墨子早知道這個，便主張行賢人政治，要置三本。如今且用他的言語說明這三本底意義和解釋：

何謂三本……爵位不高，則民不敬也；蓄祿不厚，則民不信也。政令不斷，則民不畏也。故古聖王高予之爵，重予之祿，仕之以事，斷予之令，夫豈為

臣賜哉？欲其事之成也……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，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。夫高爵而無祿，民不信也。曰：「此非中實愛我也，假藉而用我也！」夫假藉之民，將豈能親其上哉！（尚賢中）

所以不置三本，握政底人，卽統統是賢者，也不能受百姓底信任，這賢人政治便要吹了！

我把墨子對他所主張底賢人政治種種觀念都說完了，現在再下個簡單的結論。墨子因爲天下底人大半都是明小物而不明大物的，纔主張用賢人政治，把社會促進到大同境况，并且使他的尙同學說實現出來。但要行這賢人政治，一方面須得打破貧富賤貴底階級，使官無常貴，民無終賤，有能則舉之，無能則下之；一方面須置立三本，積極地進賢事，能以德就列，以官服事，以勞殿賞，量功而分祿，方能收有效果了。

第七。政治進行究竟和進行方法。

老子腦筋裏有一個『無爲』底構想，孔子心目中有一個『大同』底希望，這都是理想上的事情；墨子也是一樣，在他底學說上，主張有一種烏托邦 Utopia 的。但老子是要打破現制，什麼政治都不要的；孔子是要人人顧名思義去做，把政治效力看得很輕；墨子就不同了。墨子講實利主義，以爲他們都是空談無益，不如利用政府，使得上行下效，誘導百姓往好路上走，到那項好的境界。換句話說：政治進行到究竟處，他那一種想像底社會便實現了。

他那想像底社會是什麼？墨子想託天改制，我就在「天志篇」找出一段東西，表現他底意思。這一段東西是：

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，大家之亂小家也，強之暴寡，詐之謀愚，貴之傲賤，此天之所不欲也。不止此而已，欲人之有力相營，有道相教，有財



相分也。又欲上之強聽治也，下之強從事也；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，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。若國家治，財用足，則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，以祭祀天鬼；外有以爲環璧珠玉，以聘撓四鄰，諸侯之寃不興矣，邊境兵甲不作矣。內有以食飢息勞，侍養其萬民，則君臣上下惠忠，父子弟兄慈孝，故唯母明乎順天之意，奉而光施之天下，則刑政治，萬民和，國家富，財用足，百姓皆得煖衣飽食，便甯無憂。

『強之暴寡』就是專制橫行底意思，『詐之謀愚』就是自由競爭底結果，『貴之傲賤』就是貴族政治底寫真，『大國攻小國』就是狹義底國家主義，——這些都不是墨子所主張，所以他說天不願有這些事情。『有力相營』彷彿是互助主義，『有道相教』好像是文化運動，『有財相分』有一點共產意思，——這些都是墨子所主張，所以他說願有這些事情。不過他無論怎樣給百姓打

算，結果不過使得各個人都煖衣飽食，安甯無憂，就了事；仍然放些賢人在他上頭，所以又有什麼『上強聽治，下強從事』底話，也說是天願有這樣事情。那麼，墨子這種理想，一方面要使社會全體都享幸福，有點社會主義底影子；一方面主張衆愚不如一智，簡直是仁政國家學說底前站；所以我就把他這理想，叫做社會底仁政國家學說。政治進行底究竟，就是要叫這個理想實現了。

政治進行到究竟處，社會底仁政國家便實現了；但這政治進行底方法，是什麼？是什麼深一層說，就是兼愛主義。因爲能兼愛便能『興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』，是一件實際上的要務。所以墨子說這兼相愛交相利底定義，效果是：視人之國，若視其國；視人之家，若視其家；視人之身，若視其是。故諸侯相愛，則不野戰；家主相愛，則不相篡；人與人相愛，則不相賊。君臣相愛，則惠

忠父子相愛，則慈孝；兄弟相愛，則和調；天下之人皆相愛，強不執弱，衆不規寡，富不侮貧，貴不做賤，詐不欺愚，凡天下禍篡怨恨，可使毋起者，以相愛生也。（兼愛中）

若不用這兼相愛交相利底標準，世上便要大亂了。那麼，

子自愛不愛父，故虧父而自利；弟自愛不愛兄，故虧兄而自利；臣自愛不愛君，故虧君而自利；……父自愛也不愛子，故虧子而自利；兄自愛也不愛弟，故虧弟而自利；君自愛也不愛臣，故虧臣而自利；……盜愛其室，不愛異室，故竊異室以利其室；賊愛其身，不愛人，故賊人以利其身；……大夫各愛其家，不愛異家，故篡異家以利其家；諸侯各愛其國，不愛異國，故攻異國以利其國。天下之亂物，具此而已矣！察此何自起？皆起不相愛。

（兼愛上）

可見兼愛底效果，就是社會底仁政國家底實現；不兼愛底影響，就是社會底仁政國家底失敗；所以我說政治進行底究竟，便是人人都能兼愛了。不過墨子主張上行下效的，要使天下人人都能兼愛，總得在上的人，用這個爲政，行出兼愛底政策，『退睹其萬民，飢卽食之，寒卽衣之，疾病侍養之，死喪葬埋之；』然後纔能有效果的。那麼，政府底目的頂要的就是兼愛了。說到這裏，我要附帶地下墨子底政治哲學一個要義，就是墨子政底治哲學底中心點，就是一個兼愛主義；什麼尙同學說，賢人政治，都是想叫他實現而生的；什麼天志明鬼，都是爲他利用而設的；什麼貴義非攻，都是爲實行他而有的；因爲重樂而失民利，便有非樂底話頭；因爲依命而國亂，而互相賊視，便有非命底言辭；至於節用節葬底用意，無非因不照這樣辦，便和兼愛主義有抵觸了。

兼愛是運用政治底唯一主義，但還說不到是方法上的實行；方法上的

實行，就是他所說底『貴義』了。換句話說：兼愛是深一層底意思，貴義是淺一層底意思，人能貴起義來，自然而然就做到兼愛。怎麼樣是這樣呢？待我細細地說來：

要知貴義爲什麼是實行兼愛底方法，先要明白義底意思。「非攻篇」說：「義者，政也。」（孫注：言義所以正治也。）

「天志篇」說：

義者，正也。何以知義之爲政也？夫下有義則治，無義則亂，我以此知義之爲政也。

好像義是政底標準，和兼愛是一樣底性質。若再考察起來，義底解釋，實非一個利字，不過義字還是偏重名底一面，利字便重實底一面了。所以我說：貴義，就是貴利。這利是指社會全體幸福底利，是屬於兼愛底方面的，是由兼愛主

義而發生一種應用。政治標準是兼愛，但是叫人依照兼愛做事，他總不肯的，莫若叫人依照這種利去幹，還能收有效果，其實仍舊是履行兼愛主利啦。墨子常常把『兼相愛』『交相利』連在一塊兒說，因為『愛』和『利』原是一體，不過愛是主義，利是方法罷了！再看他說底順天意底義政是什麼？他說：

處大國不攻小國，處大家不篡小家，強者不劫弱，貴者不做賤，多詐者不欺愚，此必上利於天，中利於鬼，下利於人……（天志上）

和兼相愛交相利底定義，不差分毫，更可以知道義底標準就是愛，利底化身就是義，這貴義必是兼愛主義底使者了。

總結幾句：政治進行底究竟，就是社會底仁政。國家底實現，也就是兼愛主義底效果；但實行兼愛底法子，却是貴義，因為義不是別的，乃是兼愛底應用方面。政治底進行，是要本着這個做的。

## 第八。政府權力底行使有沒有制限？

墨子講尙同學說，鄉長要率一鄉底百姓上尙國君，在這一鄉裏頭，鄉長底權力，總算很大了；再往上推到國君，推到天子，他們的權力範圍，越發擴張了。在鄉長國君，因爲要受天子底統轄，權力上不免受無形的限制；若天子是天下『窮富窮貴』底人，好像是有無邊的權力，沒人敢制限的。這話却不然，墨子講尙同，根歸到天，這天便是他們權力底制限了。所以墨子因尙同便主張賢人政治，就是說惟賢人纔能在這權力範圍裏邊做事；因要行賢人政治便主張政府總得本兼愛主義做義上的事，就是說萬事都給政府做去，但不能越過『愛』和『利』底界限兼愛貴義，墨子都假託是天底意思；我說天是他們權力底制限，就是這個緣故。現在再分開來細說：

(一) 政府權力對百姓底行使。天下事情，不用百姓過問，祇要幾個

聰明人，組成政府替他們辦理，這就是墨子底賢人政治。拿現在眼光看來，百姓完全是被治者，政府權力可算是唯一無限了。不過無限裏頭，却有個有限，就是凡對於想進行到社會底仁政國家有害底政策，政府是絲毫不許運用的。換句話說：合乎兼愛主義的，能中天鬼人底利的，放開去做，不必有什麼忌顧。是別君所尙的，不是天鬼所欲的，趕緊莫做，不可濫用權力。他說：

蓋聖人之德總乎天地者也。今王公大人，欲王天下，正諸侯，夫無德義將何以哉？（尙賢中）

又說：

是故以賞不當賢，罰不當暴，其所賞者已無故矣，其所罰者亦無罪；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，沮以爲善……（尙賢下）

能本着『愛』『義』去做，雖然獨裁專斷，總算應該，不必有制限；倘亂來起，百姓



便要解體，就是一種制限；所以「富貴爲賢，則得有賞；富貴爲暴，則得有罰。」墨子雖說賞是天鬼賞的，罰是天鬼罰的，其實就是濫用權力所生的結果。天鬼不過一種假說而已！

(二)政府權力對他國底行使。墨子生在封建底時代，談起政治來，自然先有個封建制度在腦筋裏；他說的天子就是後世的國君，他說的國家，就是那時的諸侯王國，總得要弄清楚。不過那時候的諸侯，各自稱霸，不相維持；雖然有一個天子在上頭，也不理他，爭伐起來，簡直和後世的國家是一樣的；我這一節說的，在墨子原是給封建制度下的諸侯發的，但引用到後世的國家上，道理很有大半相同的。閒言慢叙，請說本文：

無論國家地方，他們的主權，只能在自己區域行使，絕不能施展到旁人區域裏頭的。譬如陝西政府底權力，僅能在陝西省行使，河南省裏的百姓是

不承認的。那麼，這國政府底權力對他國底行使一句話，是根本不能成立的。墨子關於這點，也是這樣想，所以他主張對外國所取的态度，純是交際方面底性質。現在我把他底話檢取幾段，寫在這裏，作個證據。他說：

……外有以爲皮幣，與四鄰諸侯交接。（尚賢中）

……外有以爲環璧珠玉，以聘撓四鄰，諸侯之寃不興矣，邊境兵甲不作矣。（天志中）

……厚爲皮幣……亟徧禮四鄰諸侯……（魯問）

所以除過現世底治外法權和我國裏頭的領事裁判權外，若使把本國底權力，施行到外國地上，總得把外國滅了纔成，古今都是一理，這就是各國戰爭底起源。但這打仗，墨子很不以爲然的。他爲什麼不以爲然？就是：

（甲）和墨子底社會觀察不相容。我不說嗎？在墨子腦筋裏，常有一個

封建制度底觀念，他底社會觀察，就和我們不相同了。因為要說明這一節，無妨再細細地談一下：

我國古時候的人，都以為世界上就是一個中國，中國以外，便沒有別的国家了。換句話說：中國即是天下，天下即是中國。再深一層說：若在夏朝，中國就是夏朝的，天下也就是夏朝的了。那麼，封建制度底下的諸侯，都要受天子管轄，要天下太平，能力全在天子手裏，諸侯不過輔佐天子做他應做的事情就得了。天子封他的國大，他多給天子幫點忙；天子封他的國小，他少給天子幫點忙，犯不上去攻人國的。因為天下底國家，同是天子的，諸侯不好好治自己底國，却來攻人家底國，豈不是搗亂嗎？我再用個比方表明一下：陝西和河南，都是中國的地方，假設因為統轄遠近底問題，不管國家所訂底經界不經界，互相侵略起來，開起仗來，想現在的人，總不能認為因該的。墨子生當封建

底時代，又把中國當作天下，這種攻伐他是根本不贊成的。所以有好戰底人說：

南則荆吳之王，北則齊晉之君，始封於天下之時，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，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。以攻戰之故，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，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，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？

墨子便駁道：

雖四五國則得利焉，猶謂之非行道也。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。今有醫於此，和合其視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。萬人食此，若醫四五人得利焉，猶謂之非行藥也。（非攻中）

因爲荆吳齊晉和所征伐底國，都是天子有的。在他們四國，用征伐主義，得地倒是不少，很覺有利的；但給天下沒有什麼利益，而且弄得人民不安，所以墨

子就不以這個爲然。不特此端，鄭人三次殺父，本來是很不好的，魯文陽君要討他底罪，墨子便說：

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；使三年不全，天誅足矣。今又舉兵，將以攻鄭……（魯問）

很不以魯文陽君爲然。可見就是師出有名，也不算好，因爲鄭人有罪，自有治他底人，魯文陽君和鄭人同是受天子底統制，不能代天子誅人的。我嘗說墨子若知道天下不是中國一國，各國底上面再沒有什麼天子，就沒有這樣積極底非攻論。所以他對於禹征有苗，湯伐桀，武王伐紂底說法就不同了。他說這叫做誅，和『攻』不同，可以行的；那麼，鄭人三世殺父，就要候天誅，有苗桀紂犯罪，便許他們去討是什麼緣故？我知道有人就說這是代天行誅，其實不是根本底答復。因爲墨子底社會觀察和社會實在情形相背，就不能統說一

切，便來了這個『誅』底遁辭。有苗在中國以外（就那時候說），不敢一定說他有國家，總有一種簡單底組織的。他和中國對峙起來，以上又沒有什麼天子，統治中國和他，所以禹征有苗，因禹是中國人，苗是外族，墨子就不說是不好了。桀紂是有國家的，湯武雖然是諸侯，但不是諸侯和諸侯打，而且湯武又得了國家，墨子也沒有反對。可見墨子底非攻，首一件就是和他社會觀察有違了；但他所主張底理由，却有許多地方，足以說明一般底征伐，都是不好，不必限定是諸侯相攻了。如果不信，請再看下面：

（乙）和墨子各種主義不相容。那幾種：

第一項。兼愛主義。攻伐第一要殺人，第一要虧人，和兼相愛根本不相容的。

第二項。實利主義。攻伐起來，『春則廢民耕稼樹藝，秋則廢民穫歛，』

使得百姓餓死的凍死的很多；開拔隊伍打起仗來，「居處不安，食飯不時，飢飽不節，」半路上害病死的很多，還不算打仗死了的，沒糧困死的。然後纔得人家的「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」實是犯不着！所以墨子說：

計其所自勝，無所可用也。計其所得，反不如所喪者之多。

第三項。尚同主義。這是由（甲）項引伸出來的。天子既選賢立爲諸侯，國之大小，天子已分配好了；諸侯要率一國底人，上同天子，便不能自由征伐，失了天子設國底意思，就不算尚同了。

墨子他說攻伐底不好處，第一是不義，第二是不利。不利是什麼？上不中天之利，中不中鬼之利，下不中人之利。我前邊所說的，不過是照他這話，另行排列一次罷了！

攻伐是超出自己權限底事情，很不好的了。但是有些人明小物不明大

物，總要攻伐，就不能不防備起來。所以墨子對諸侯底權力行使，固不許超出自己境界以外；但碰見別人來侵害自己底權力，自己却有抵當底權利。他不惟這樣主張，更且這樣實行，你看他跑了十天十夜去救宋，便可以明白了。

第九。政治策略上的利用和其阻力

賢人政治說起來，總是很好的了；不過要理想裏頭那一種賢人——不濫用非分底權力——實現，却是很難！怎見得？因為無論如何的賢人，碰見權力，總想濫用，這是人底一種天性。其有例外的，無非是自己能把自己私慾制住，就算頂好了；若說他見權不想濫用，未免太恭維了！所以墨子對於政府就主張給他一種監督底東西，免得他做出圈子外底事情。但是當時政治底目的物——人民，都是明小物不明大物，不可知政治底事情。墨子就把政府權力底範圍定出來，說是天底意思；給政府權力底濫用，擬出一種裁制，說是鬼能施行；



全是政治上底利用了。他說：

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，而避天鬼之所憎，以求興天下之害。（尙同中）就是這個意思。我常說：墨子底天志底性質，和現在所謂民意是一體的；墨子明鬼底意思，和後世所謂「行爲上裁判」一類底東西，是一揆的。如今再分開來說：

（一）天。墨子底大在前幾章說的很不少了。一句話就是有意思底天。政治底起源，他主張是人民本天意而選君的，這政治底進行，自然要以天意爲標準，握政底人便不能濫用威權。你看他要提倡義，他便說：

……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曰：義者正也。何以知義之爲正也？天下有義則治，無義則亂，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。（天志下下同此）

但義底根本，還是兼愛；要人貴義，必先要人兼愛。因爲這樣，他便說：

……然則義果自天出也！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，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。曰：順天之意何若？曰：兼愛天下之人。

……順天之意者兼也，反天之意者別也。兼之爲道也，義正，別之爲道也，力正。

『兼之爲道』就是說兼底應用，仍舊是義。因爲要行這義正，他又說：

曰：義正者何若？曰：大不攻小也，強不侮弱也……若事上利天，中利鬼，下利人，三利無所不利，是爲天德。

這都是給政府行使職權，設個限制，還得要人照天意做事，因爲『天子爲善，天能賞之；天子爲暴，天能罰之』。底原故那麼，不遵天意了，就會成『從事別不從事兼底桀紂』，便要『不爲天之所欲，而爲天之所不欲』，是率天下之萬民，

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。」所以墨子說：

今天下之君子，中實將欲尊道利民，本察仁義之本，天之意不可不慎也！

（天志中）

就是叫他慎重權限底行使，不過拿天作個招牌罷了！你想桀是湯滅的，紂是武王滅的，他偏要說是天誅，就是說桀紂違了天意，便有這個結果的。那麼，桀紂若在後世犯同樣底罪，被人放逐了，我知道就有人說是民意了。天意，民意，都是一種支配政府權限底標準。你看他說：

我有天志，譬若輪人之有規，匠人之有矩。（天志上）

天之志者，義之經也。（天志下）

可見墨子底天是抽象的，是精神的，是虛渺的，不是具體的，物質的，實在的。換句話說：墨子這天是『託天改制』底天，不是『照臨下土』底天；是『政治標準』

底天，不是『統一天下』底天；是『限制君權』底天，不是『管轄君主』底天。所以講起天志來，就算有這個天，不講起天志來，就不理他的。人畏他的緣故，就是在這志上；人敬他的緣故，也是在這志上。謝無量先生說墨子信天和耶教一樣，我對這話很有懷疑。因為耶教底天和墨子底天恰恰是個相反，他深信有個上帝以後，纔演出上帝底意思，兩者根本上就不同；人很說墨子是宗教家，我以爲不然的。

(二)鬼。墨子明鬼也是給政治上的一種利用。使得在上的人，強於聽治；在下的，強於從事，惠忠貞良底善風，表現出來，淫暴寇盜底惡事，湮沒下去，世上更容易太平了。所以他說：

是以吏治官府之不絜廉，男女之無別者，鬼神見之；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，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平道路，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，有鬼神見

之。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，見善不敢不賞，見暴不敢不罪；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，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，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，由此止……是以天下治（明鬼）

就是主張爲人作事，總得本着自己底責任，往前進行，因爲鬼神見善必賞，見不善必罰，什麼富貴衆強，都是擋不住的。所以周宣王因殺杜伯而不辜，便受了鬼神之誅；燕簡公因殺莊子儀而無罪，便受了不祥之報；事情雖不可靠，但歷史上有這樣現成底傳聞，墨子就引來作個證據，無非阻止人君不可濫用權力，無故殺人，作政治上一個利用罷了！那麼，墨子所明之鬼，可斷定是脅人行善所設底擬議，並不是確確實實地信有一個鬼，作起福作起威來了。王充不明白這個緣故，就把墨子明鬼大駁而特駁起來了。他說：

墨家之議，自違其術。其薄葬而又右鬼，右鬼引效，以杜伯爲驗。杜伯死人。

如謂杜伯爲鬼，則夫死者審有知；如有知而薄葬之，是怒死人也。情欲厚而惡薄，以薄受死者之責，雖右鬼其何益哉！如以鬼非死人，則其信杜伯非也。如以鬼是死人，則其薄葬非也。術用乖錯，首尾相違，故以爲非；非與是不明，皆不可行！（論衡薄葬篇）

是把墨子底鬼，當就世俗所說底『人死後底鬼』，看見墨子底話，就有了破綻。其實墨子底鬼，是一種抽象的，就是說人有惡底作爲，必有惡底結果，引杜伯爲驗，不過拿現成底傳聞作個例子，使得人容易信就得了。還有一層：有的人就說：墨子薄葬，不過對尸體上底處置人死後變成鬼，是靈魂上的事情，和在污濁世界中所寄託底體腔，沒有關係，他的議論前後仍然相合。那麼，他的明鬼的，確是信人死後有一個鬼了。我以為這話錯了。據他說鬼是由人死後變成的，要和生人一樣的行動，在他底尸體上固然可以不注意，但對靈魂這

方面——鬼，不能不留心，爲什麼墨子不採殉葬底事呢？殉葬是想叫殉葬人底鬼，服侍被殉葬人底鬼，和尸體沒有關係。墨子所明底鬼，如果是指人死後的鬼，對於殉葬，容許用個『大帽子』底話，說是不合人道；絕不能刻苦和人一樣底鬼，說起利害關係了。

你看墨子只是明鬼，却不尙祭，就是因『祭』這事，沒有實利底效果，反要引起迷信底事情；所以他對曹公子底詰問，就說：

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，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，多財則以分貧也。夫鬼神豈唯擢季卅肺之爲欲哉？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，一不祥也；多財而不以分貧，二不祥也；今子事鬼神，唯祭而已矣。（魯問）

極力說祭底失效，就是人若做起『祭』這事來，行爲上不知檢束，都想諂媚鬼神，說災免禍，便養成唯一底迷信風俗了。因爲這樣，他就主張人人本着天意

去做事，自然有好結果，專來靠祭媚神，是沒用處。有一個人叫做魯祝，用一個小豬祭神，請求百福。墨子聽見這事，便道：

是不可，今施人薄而望人厚，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。今以一豚祭，而求百福於鬼神，唯恐其以牛羊祭也。古者聖王事鬼神，祭而已矣！今以豚祭而求百福，則其富不如其貧也。（魯問）

祭神求福，信有鬼神；鬼神倘若能給降福，絕不能因豚之薄，就不降了。墨子所以這樣說的緣故，根本上就不承認有鬼神——人死後變成的，這帶迷信鬼神臭味底祭，也可取消了。至於孔子不信鬼神却尚祭，因為他抱底正名主義，要人自己治自己，便拿『祭』引起也底『敬慎』底心思，也是一種利用，和墨子為給政治上設種利用，使明起鬼來，是相同的。



墨子不信有『照臨下土』底天和『人死爲鬼』底鬼，所以就非起命來了。那種天鬼，不惟不能給政治作一種利用，反要阻止政治底進步，因而他附帶底命，就變成政治進行一個大阻力。你看那信命底人說：

命富則富，命貧則貧，命衆則衆，命寡則寡，命治則治，命亂則亂，命壽則壽，命夭則夭，雖強勁何益哉！（非命上）

甚至還要說：

上之所賞命固且賞，非賢故賞也；上之所罰命固且罰，非暴故罰也。（非命上）

把命當就一切事情底定數，都不好好去做事了。在上的，不強聽治，刑政大亂，還不明白是什麼緣故，却說命是這個。在下的，不強從事，財用不足，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却說命該如此。人人都不力行，事事都靠天鬼，政治能夠做好嗎？所

以墨子就直然說：

命者暴王所作，窮人所術，非人者之言也。（非命下）

他以爲天下只有力，沒有命，總得以力勝命，不能以命勝力；凡是治亂安危，存乎上之爲政，行好政有好結果，行壞政有壞表現，依據人底行爲，發生禍福利害，不是生來就由命定了。他有一段話說這『力』『命』底影響於政治，非常痛快！我就抄錄到下面：

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，聽獄治政，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，何也？曰：彼以爲強必治，不強必亂，強必甯，不強必危，故不敢怠倦。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，殫其思慮之知，內治官府，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，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，何也？曰：彼以爲強必貴，不強必賤；強必榮，不強必辱，故不敢怠倦。……今惟母在乎王公大人，費若信有命而致行之，

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；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；……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，卿大夫怠乎治天治官乎，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；……若以為政乎天下，上以事天鬼，天鬼不使；下以持養百姓，百姓不利；必離散不可得用也。是以入守則不固，出誅則不勝，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抔其國家，傾覆其社稷者此也。（非命下）

#### 第十。國民生活問題上所行的政策。

自有國家以到現在，這國民底經濟底生活對於國家，常佔個很重要底地位；因為國家底強弱存亡底根本解決，全在國民底經濟底生活情形如何了。所以國家行起政來，在這一點，也應該注意；你看現在很有些國家，極力要使國民底經濟底生活發展，就是這個緣故。墨子他腦筋裏，雖沒有藏着這國民經濟生活幾個字，却很有這個觀念；不過他主張是消極地謀財用底充裕，

不是積極地謀經濟底發展，這也是時代不同，未可一概而論了。他底「節用」「節葬」「非樂」等論，都是爲這個而發，想使政府倡行起來，人民效法起來，上下不困於用，政治自然會優明起來，他那理想中之社會底仁政國家便實現了。如今我分開說：

(一)節用。墨子講實利主義的，以爲什麼東西，只要能應用就得了，不必求奢侈。他說：

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，就陵阜而居，穴而處下，潤溼傷民，故聖王作爲宮室。爲宮室之法，曰：高足以辟潤溼，邊足以圉風寒，上足以待雪霜雨露，宮牆之高，足以別男女之禮，謹此則止，費財勞力，不加利者不爲也。(辭過)

(參觀節用)

就是他主張節用底根本觀念。所以國家行起政來，也應照這樣做，「以其常

役，修其城郭，則民勞而不傷；以其常正，收其租稅，則民費而不病；『因爲給百姓很有利，叫百姓犧牲些精力金錢，沒有什麼害處的。若要厚作，斂於百姓，奪百姓底衣食，修他底宮室，損百姓底財命，爭他國底土地，結果國貧難治，君侈難諫，如何得了！你看他說：

聖人爲政一國，一國可倍也；大之爲政天下，天下可倍也。其倍之，非外取地也；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。聖王爲政，其發令興事，使用民財也，無不加用而爲者。是故用財不費，民德不勞，其興利多矣！（節用上）

全是『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，聖王弗爲』底意思。我嘗考墨子所以有這樣的主張，一方面是由那時候的諸侯，都是橫征暴斂，快已損民，激起他的反動，那攻擊蓄私一段，就是爲此而發了；一方面是由墨子認定財用底源頭，全是一個農業，而且是有定限的，他不要衣服華美，飲食精佳，宮室高大，舟車麗好，

就是恐怕物質有盡，和荒廢稼穡底緣故（參觀辭過）他說：

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，君之所以爲養也。故民無仰，則君無養；民無食，則不可事，故食不可不裕也，地不可不力也，用不可不節也。（七患）

很重視地產的，所以遇見飢荒底年頭，握政底人，都應損祿幾分之幾，免得無有備粟，百姓便要凍餓而死了。

（二）節葬。『節葬』『非樂』兩論都是從『節用』推闡而來，『節用』是個概論，『節葬』『非樂』不過節用底分論罷了！他對這厚葬文喪影響到政治經濟上，分三層說：

（甲）國家必貧。因爲厚葬起來，王公大夫死了，葬埋非常奢侈；匹夫賤人死了，或者把家室竭盡。說到送死上，又有什麼殺殉，至少總在幾個人以上。說到處喪上，哭泣不能有次第的聲音，故意凍着餓着，把臉越弄得黑瘦越好，

還有什麼扶而能起杖而能行底作偽，使得上不得聽政，下不得從事，影響到國家經濟上，實在不淺！所以他說：

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，計文喪爲文禁從事者也。財以成者，扶而埋之；後得生者，而久禁之；以此求富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。（節葬）

不是一時快口底言辭，實在是一點不錯的。

（乙）人民必寡。照處喪底法子，行三年底時候，百姓在冬天便受不了冷，在夏天便支不住熱，病死底人不知有多少，人民能衆多嗎？把劍刃支在人頸上，說是叫他多活幾年，絕沒有這個道理！

（二）刑政必亂。在上的既因厚葬不能聽治，在下的又因久喪不能從事，弄得衣食之財不足，上下相賊，刑政不亂，跑在那兒去哪！

並且因爲沒有豐肥底積委，上下底不調和，又生出大國攻小國底事情，

種種的不好，都是厚葬弄成的。所以墨子就主張上能以此爲政，下便以此爲俗，急宜有所做去的。我把墨子底幾個社會哲學方面議論，時常採在這裏，就是因爲墨子主張上行下效，把政治看成萬能的了。

(二)非樂。墨子非樂還是由節用引伸出來的，以爲樂都是一種奪侈品，尙起來流弊很大，不如直捷了當廢去，免得影響到社會和政治上安甯。因爲樂不廢去，在上的就把作樂當就唯一底事業，厚歛於百姓，百姓便要遭飢寒底災；而且在上的流連聲色財寶，百政不理，百姓又要失保衛底益處了。我現在再把他的意思分開來說：

(甲)不中民利。他以爲聖人爲法乎天下，利人乎卽爲，不利人乎卽止。不能因自己眼目愛美，便要有『刻鏤文章之色；』不能因自己耳朵愛樂，便要用『鐘鼓琴瑟笙之聲；』不能因自己舌頭愛甜，便要嘗『鴆參煎灸之



味；』不能因自己身子愛安，便要建『高臺厚榭，遂野之居。』這些事情，墨子認成一種『過』，和百姓利益有衝突，極力要辭去，就是他非樂根本觀念了。

(乙)無補實事。古人曾厚斂百姓，作爲車舟，以『取之於民而仍用之於民』，百姓就樂意供給他的。現在却不同了。敲鐘打磬，不能救百姓於飢寒勞苦；彈琴吹笙，不能止天下之征伐暴亂；所以就要廢去的。我以爲這是墨子底錯，因他講底實利，只限眼能見耳能聽的，若抽象方面底功效，就疏忽過去了，所以他說音樂沒有用處，不是的確底議論。

(丙)虧奪民財。這裏頭應分幾項說：

第一項。奏樂底人，因要他『耳目之聰明，股肱之畢強，聲之和調，眉之轉朴』，總得要使壯年。那麼，『使丈夫爲之，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；使婦人爲

之，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；王公大人要作樂，就有這樣的不利。我以為墨子底實利，範圍太狹，只看見一時的廢耕稼，一女底廢紡績，却不知社會受利益永久有效果底事情，這也是他的錯了。

第二項。奏起樂來，叫君子聽，便廢君子底聽治；叫賤人聽，便廢賤人底從事了。我以為有時候不免有這個現象，但不是通例，墨子狹義底實利主義，在這裏也可表現出來了。

第三項。因奏樂底緣故，飲食總得精美，衣服總得華麗。因為飲食不精美，面目顏色就不好看了；衣服不華麗，身體舉動就不美麗了。都全是傷害民財底事情。我以為墨子以用為主，很反對奢侈的，不過他把美術品和奢侈品認成一端，想把一切美術都廢去，未免因噎廢食了。關這一點，另有詳論，在下一段，現在不必說了！

## 餘論

### 第十一。對於墨子底政治哲學底批評

我批評墨子底政治哲學以前，應有三層聲明。那三層：

第一恐怕有些人，看完前頭七編東西，必定要說：非命非樂節用節葬，不是關於個人底問題，就是討論社會底現象，把他都拉在政治方面，未免文不對題了。這話倒很有理；不過墨子主張賢人政治，仁政國家，不論什麼事情，全應上行下效，他把政治看成萬能，握政人責任非常地大，我也不能替他分開來講了。況且這幾篇文章裏頭底言語，全是以政府爲對象，更是宜放在政治哲學方面的。

第二凡是一家底哲學，在後世看來，就是十分沒有價值；然在這哲學發生底時候，多少總有點價值，倘若毫無價值可言，絕不會發起這樣底哲學。譬

如政治哲學方面底君權說，在今日說起，不值識者一笑了。但當時民智未開，多不能自理，強梁底人都想任性妄為，社會上將糟不可言；有了這一說，人民雖受一個人底專制，却可免許多人底蹂躪，看來在當時還是個頂好的學說。所以批評墨子底政治哲學，也得用這個法子。但是專就客觀上批評，若不用主觀法審定，他的學說真價值還不能表現出來，也是一個缺點。所以我批評墨子底政治哲學，又微微地在這裏著眼。

第三要批評一個人底學說，總得看覺學說底根本標準底主義；但是主義好了，學說能照主義那樣好不好，又是一個問題。因為學說固是由主義而來的，不過有時趨於狹義，有時趨於廣義，有時走入下乘，有時走入上乘，有時做到表面，有時做到堂奧，這相差就很遠了。我批評墨子底政治哲學，也依這個標準，不能說他底主義好了，其餘地什麼都好；所以就分成幾段批評起

來！希望大家把我這三個聲明注意一下，再看後文。

(一) 主義上的批評

(甲) 兼愛主義。墨子生在東周底時候，見諸侯互相攻伐，卿宰彼此賊害，不尊王室，暴政橫行，都由不愛底原故發生出來的，就激出他的兼愛主義。他這兼愛主義，慢說在當時是很有價值的，即就後世的社會主義，也不能逃出他的範圍的。他解釋這主義很要緊的兩句話就是兼相愛交相利，但對於孝慈仍然主張，孟子罵他無父無君，拿現在的眼光看來，簡直是給墨子拍起馬來了！

還有一層：墨子底兼愛主義是他各種主張底根據，所以在他的政治哲學裏頭，也是很重要的。這是怎麼說呢？墨子因兼愛底原故，便主張非攻；因非攻底原故，便主張尚同；因尚同底原故，便主張尚賢；因尚賢底原故，便有社會

底。仁。政。國。家。底。理。想；因。想。使。這。理。想。實。現，便。利。用。天。鬼。使。得。政。治。進。行；因。利。用。天。鬼，便。主。張。非。命；因。非。命。意。在。力。行，就。和。他。的。實。利。主。義。相。近。了；因。講。實。利，就。有。節。用。底。論。調；因。講。節。用，就。有。節。葬。非。樂。底。言。辭。了。這。裏。頭。雖。然。也。有。別。底。原。因。加。在。內。邊，但。歸。根。結。局，總。離。不。了。兼。愛。底。觀。念。所。以。我。說。墨。子。若。沒。有。兼。愛。主。義，全。部。政。治。學。說。可。以。無。從。發。出；即。能。發。出，也。是。零。三。斷。四，無。系。統。可。言。的。那。麼，兼。愛。主。義。是。他。的。政。治。學。說。底。根。本，他。的。政。治。學。說。底。對。象，也。就。是。兼。愛。主。義，不。是。很。有。價。值。的。嗎？我。現。在。照。我。前。邊。的。話，列。成。一。個。表，附。在。下。面：

兼愛主義

事實方面

非攻

尚賢 (賢人政治)

政治易

理想方面

尚同

社會底仁政國家

墨子底政治學說

利用方面

天志 明鬼

非命 (力行)

政治進行

行使方面

貴義 (實利)

節用

節葬 非樂

一〇三

(乙)實利主義。墨子嘗說『天下之害皆由不愛生，天下之利皆由愛生』，所以我斷定他的兼愛主義實行底方法，就是推重實利主義，也就是貴義主義，在本論中，已經說過了。墨子時時有兼相愛交相利底話，莊子也說墨子汜愛兼利，可見墨子底實利主義和兼愛主義，有密切關係，更可見墨子底利不是自私的，不是多數人的，是社會全體的，是人類共有的。現在的社會主義想使社會上的利益，立在平等地位，沒有貧富貴賤底階級，墨子這主義就很相近的。

不過墨子主張底利，是狹義的，是具體的，是淺近的；凡是抽象的利，他便不認爲利了。所以給我們很有利益底音樂，因不能用眼即時看出他的利益，墨子就非起來；滿我們人類欲望底美術，因不能用口立刻說出他底效果，墨子便辭起來；這種實利範圍未免太小了！



## (二) 理論上底批評

(甲) 人民象天選君說。這個學說能發在古代，且爲改變當時人底心理而說，總算不凡的。所以我很贊許他這說，不外是：

第一項。當時所有的諸侯，都不願尊周，卽就像齊桓晉文把天子做招牌的，也沒有了。他就倡出這個學說，說政治底源頭，選立天子，原來是天下人民鬧得不了，請他出來，一同天下底義，而且這個事實是人民自願如此的；如今若不尊他，很能使得天下底義不能同一，當初何苦設立他呢！再他設立以後，因自己力量不夠，纔設立三公諸侯帮他底忙，可見諸侯尊周，更是應該。這個學說能對症下藥，本身自有價值，不待他人批評的。

第二項。早先的人底腦筋裏，差不多都有個『民爲君而有』底構想。以爲君是天底兒子，所以叫做天子，什麼說在他底口裏，都是對的，威權可算是

無上底極了！墨子這個學說，就有點不同。君既由民選立的，民便不是爲君而有了；選他爲的一同天下底義，他的權力也就以此爲限了。這個學說在古來，總算是破天荒底新穎，有人說他無君，或者是感於此端而發；他的學說不行，這容許是一個原因。

第三項。這個學說雖介乎神造說和契約說底中間，但論理上却比契約上說得下去。有人說祖先底契約不能限制後人，是攻擊契約說很有力底話；墨子這說，以人民本天意而立君，好像現在所說的共同行爲，人若常常能尊天意，這共同行爲就繼續有效，不管什麼祖先什麼後人的。所以我說這個學說在論理一方面，比契約說通澈一點。

不過這個學說同時又有缺點，是要知道的。他這缺點，並不是研究上的錯誤，是因爲他重在創一種學說，改變社會上人底心理，就不管和實在底事

情同不同了，和後來有什麼影響不影響了。所以：

第一項。這個學說和契約說犯的同樣毛病，在歷史上不能證明，和事實有乖。

第二項。這個學說論理上雖比契約說好，但不脫神底臭味，後來的人，不管國家是神造的，是神命人造的，是人象神意選君的，總以為和神有關係的。在墨子固然把天字另有解釋，後人却不知道他的意思了。

(乙)社會底仁政國家說。他這種學說就是把賢人政治做到頂好處，使得社會上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幸福，這社會底仁政國家就發現了。所以我批評這個學說，就把賢人政治包在裏頭。先說他底價值：

第一項。當時社會上，雖說有些貧賤人跑在政治舞台上唱幾齣戲，但是數目甚微，那壓大軸子的，還是一夥貴族。只要你有錢有勢有親有色，總有

官做有歪要的，那怕你沒學沒才沒能沒德，總不會待在家裏抱孩子的。你想貴族這樣把持政權，倒使總明的人因為貧寒底緣故，屈服在櫪下，總有頂好底脚色，也都埋沒了。墨子這個學說，最要緊的就是打破貴族階級，不管你是王公大夫底兒子，打鐵捶金底匠人，只要有本事有能耐，都可在政治舞台上『亮亮像』的。貴族階級底破壞，惟賢是用底主持，這個學說，是很有力量的！

第二項。賢人政治底特色，就是一個兼愛。子要愛父，父也要愛子；臣要愛君，君也要愛臣；不是專尊重君權，說起『天下無不是底皇上』了。所以這個學說，對於限制君主濫用權力一層，是很有價值的。

第三項。再照積極方面來說：賢人政治底效果，就是要叫天下『有力相營』，『有道相教』，『有財相分』，使得百姓底利益幸福平均起來，很有現在底社會主義底意味，更比在前項有價值了！

然後再說這個學說底缺點：

第一項。把政治上底事情都交給幾個賢人去辦，賢人說什麼，百姓就做什么；賢人不說什麼，百姓就不做什么；那麼，貴賤階級推翻了，這智愚階級又起來了。譬如天下底賢人多，愚人少；或是天下底人賢愚都是差不多，那又怎樣分配呢？所以墨子這話，只可作爲理想上底材料，不能見諸事實的。

第二項。人時常很說道：『人莫難於自知。』或者又說：『人是感情底動物。』這話倒有一端底理由。不過確實講來，人還是自己知道自己清楚。比方害過病底人，才知生病是很苦的；醉過酒底人，才知醉酒是難受的。所以那坐馬車底人，來講社會主義；那開銀行底人，來講勞工主義；絕對沒有好結果的。用幾個賢人來管一國底事，和這個是一樣的。百姓底痛苦，只有百姓知底清楚；百姓底欲望，只有百姓自己明白，在上底人，無論怎樣會揣摩一國人底

心理，總是隔靴子搔癢，摸不着在什麼地方。所以我說，卽就賢人政治能實現出來，恐怕他主張政仁，政未必就是百姓所歡迎，底仁政，仍沒有好結果的。

第三項。濫用權力，是人類底天性。不論怎麼好底人，權力到了手，總想濫用，雖說有什麼天志，全是虛談，不能限制他的。所以我說，卽就賢人主張底仁政，能和百姓所歡迎，底仁政是一樣的；也因為賢人濫用權力底原故，使得他。能。做。到。底。仁。政。也。不。能。做。到。還。是。一。個。沒。有。結。果。的。那。麼，墨子這個學說，在他方面，固有很重要底價值，若在實際方面講，簡直是 *Utopia* 了！

(丙) 天鬼主宰賞罰說。墨子天鬼底界說，我在本論中，發揮得很詳，現在只說他這種學說對政治上有什麼價值：

第一項。東周時候，諸侯都各自稱雄起來；當墨子之世，更是鬧得不得了，既經不尊王，又不能爲義，你就怎樣給他說，請他尊王，請他爲義，他絕是不

肯，這就是孔子正名主義失敗底原故。所以墨子便有這種學說，說尊王不是尊王，就是尊天；義從天出，總得好義；天能賞罰天子，還不能賞罰天子以下的人嗎？這都是因當時諸侯恣意妄爲，實在沒法子阻止他，纔說鬼神有『賞賢罰暴』底能力，叫他們自己知道畏懼，就順天底意志，尊王爲義，或能收效於萬一了。

第二項。若拋開墨子本意來批評，握政底人，總得有一種限制，纔不能濫用職權。後世國家裏頭，差不多都是用民意監督政府的；政府作事，總得以民意爲標準；若超過這個標準以外，就得叫人推反了。這個時候，百姓都是明小物而不明大物的，不惟不能監督政府，恐怕墨子也想不到用民意監督政府這回事。所以他主張天有志意，鬼能賞罰，實是爲限制政府權力而設，和後世底民意是一樣的性質，不過說法不同罷了！自有這個學說，那漫無限制

的君權，神聖不可侵犯。底天子，實際上雖說沒受多大的影響，但百姓們總知道有限制君權這回事了。

以上所說的是他這個學說底好處，以下再說他兩個缺點：

第一項。他主張底天，雖說是『政治標準』底天，不是『照臨下土』底天；他主張底鬼，雖說是『脅人作善所假設』底鬼，不是『人死成鬼』底鬼；但總有天鬼底名辭，而且能作福作威起來，就很容易引起普通人迷信底感想了。

第二項。諸侯不尊王，不爲義，本是很不好底事情，在諸侯自身，他必是知道的。他知道不好又要做來，就是瞭然王室把他無可如何的，世上的唾罵，他是不怕的。那麼，空空渺渺底天，靜靜悄悄底鬼，他還畏懼嗎？所以這個學說，說得到是天花亂墜，按在實際上，却沒有什麼效果。

（三）問題上底批評。



(甲)非攻。這個題目在本文中，說得很詳，現在把他底好處簡簡單單地寫在下面：

第一項。當時諸侯常常和人開仗，鬧得社會很不安甯，墨子發出這種論調，實在是救世底文章。

第二項。認定攻伐有種種底不好處，給軍閥家一個當頭棒，引用到今日，也是很有價值的。至於他底本意如何，那我們可以不管的。

(乙)節用。非樂節葬都是節用一部分，所以就統在一塊兒說。他這種主張底好處是：

第一項。那時候握政底人，都是在衣服宮室舟車上講究起來，把應當做的事情全拋棄了；沒了，就是搜羅很多的美女，藏到後宮，整天和他們鬥起玩兒，不管什麼朝政不朝政；沒了，就是弄些淫蕩不堪的音樂，每日沈溺到裏

邊去，誰還想起治國底事情嗎？等到死了以後，又要厚葬，浪費金錢，到是小事；還要埋活人做叫什麼殉葬。儒家雖不主張殉葬，却也興波作浪，要守三年底喪。墨子這種主張，就是爲挽救『衰世之敝』而起的，是很有用意的。

第二項。墨子嘗說：『……則惡在事夫奢也。長無用，好末淫，非聖人之所急也。故食必常飽，然後求美；衣必常暖，然後求麗；居必當安，然後求樂；爲可長行可久，有質而後文，此聖人之務也。』(說苑) 足以引起後世握政人底儉德。且這種主張和他自己底實利主義，又很相合的。

不過他所抱底責利主義，範圍太狹小了；弄得他底節用主張就有了缺點。什麼缺點：

第一項。奢侈品和美術品沒分清楚。墨子他因爲當時人太奢侈得很，就主張儉省，到是救世底好法子；但不能因人愛用好東西過火，就不許世上

永久有這樣好東西，未免『因噎廢食』『懲羹吹壺』了。墨子大概不知道奢侈品是使用的名辭，美術品是物質上的名辭，所以因爲主張節用，就連『物質文明』也反對起來，實在是一個大錯！

第二項。墨子以爲物品是有定限的，生產是有定額的，這種主張慢說和現在經濟原理不和，卽在古時已經叫荀子把他駁了。我就把荀子底話抄在這裏，不用我再批評了。荀子說：

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。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，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。今是土之生五穀也，人善治之，則畝數益，一歲而再獲之。然後後瓜棗李一本數以盆鼓；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；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制車；鼃鼉魚鼈鱗鱸以時別一而成羣；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；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；可以相食養者，不可勝數也。夫天地之生物也，固有餘足以食

人矣；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，固有餘足以衣人矣；夫有餘不足，非天下之公患也，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！（荀子富國篇）

第三項。墨子節用，全是做實利兩個字；他底實利既然是狹義的，所以抽象方面底利，墨子便看不出，也要一概而抹殺了！很不對！

### 第十二。墨子底政治哲學衰敗的原因

墨家底學問不到漢初，就亡得乾乾淨淨了。胡適之先生在他的「中國哲學史大綱」墨學結論上提出三件事情，說是墨學滅亡底原因，我們固然是無異議的；不過我現在的是墨子底哲學，又是墨子底政治哲學，自和胡先生底說法有出入了。這是閒話，再說他的政治哲學衰敗底原因，是那幾種：

（一）學說自身底缺點。大凡一種學說衰敗底原因，受他方的影響，使得不能存在，誠然是很重要地了；但學說本身總有可供人攻擊底地方，如若

沒有這一點，卽就一時受人反對，絕不會立刻跌下，就永久不得翻身的。墨子底政治哲學，我在前頭已經批評很詳，大家總知道他底學說，最大的缺點，就是：

(甲)實利主義底範圍，過於狹小，極力反對物質文明，什麼音樂美衣好食都不要，弄得人有苦而無甘，慢說握政底人不悅意，恐怕百姓聽見也是要反對的。所以我說墨子講底實利主義，因是狹義的結果，反不能實利了。

(乙)當時各國政治已齷齪極了。而國內底人民又是明小物不明大物的，主張根本解決固然是不可，主張賢人政治，實在也是一種口談，不可見用的。他底政治哲學全着眼到這裏，在他看起來，很覺得用而有效，在他人反以爲理想太高了。

因爲這些原故，在上的便不容納他底主張，在下的也沒人給他表起同

情，他底政治哲學除過他們師徒，自然沒人過問了。

(二) 墨子弟子底失傳。墨子底政治哲學早已孤立無助了，要存留在社會上，全要靠他自己一派人物主持。那知到了後來，墨派底學者都趨重辯論底學問，對於名學極力研究，把墨子底學問，便拋到腦後去。他底學問既然沒人傳，不消滅跑在那兒去？

(三) 他家學者底攻擊。他底學說既有那樣底缺點，而且和別人底主張，有時候又極端不相容，就惹出各家底反動。最厲害的就是：

(甲) 莊子。莊子在「莊子天下篇」上有段話說：

……以此教人，恐不愛人；以此自行，恐不愛己。未敗墨子道。雖然，歌而非歌，哭而非哭，樂而非樂，是果類乎？其生也勤，其道大觥！使人憂，使人悲，其行難爲也，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。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，墨子雖能獨

任，奈天下何！離於天下，其去王也遠矣！

「天下篇」雖說不一定是莊子做的，爲可徵墨子遭莊子一派人底攻擊很利害了。後來莊子留下底安天樂命派底人，非常地多，墨子底學說更是無從提起。

(乙) 孟子。孟子攻擊墨子一派更比莊子凶，他說：

……墨氏兼愛，是無父也；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（孟子滕文上）

因爲他把楊墨底主張，認爲邪說異端，能「闢楊墨」底人，便是「聖人之徒」。這樣地攻擊，墨子後繼又沒人，他底學說，焉得不亡？

(丙) 荀子。荀子批評墨子非常地多。他嘗說：

墨子有見於齊無見于畸，有齊而無畸，則政令不施。（荀子天論）

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……故由用謂之道，利矣……皆道之一隅也。（

解蔽)

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，上功用，大儉約，而慢差等，曾不足以容辨異，縣君臣。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衆，是墨翟宋鉞也。（非十子）

他還有幾篇東西，簡直是墨子學說底勁敵，因有他底學理雜在裏頭，緊說在下段，這裏不用提。

(丁)韓非。韓非攻擊墨子底學說，因和他的學說有防礙，他就疾忌起來。你看他說：

故不相容之事，不兩立也。斬敵者受賞，而高慈惠之行；拔城者受爵祿，而信兼愛之說……舉動如此，治強不可得也。（韓非子五蠹篇）

韓非主張刑名底人，嚴而少恩，和兼愛主義根本不容，所以要攻擊的。



(戊) 僞管仲，是指僞造管子底人。他和韓非害得一個病，因為要建設他的學說，所以先來攻擊他的勁敵——墨子——底學說。他說：

寢兵之說勝，則險阻不守；兼愛之說勝，則士卒不戰。（管子立政篇）

拿這一節看來，他和墨子絕是不相容，這也是墨子底政治哲學衰敗底一因。

(四) 新的學說底發生。孟荀等攻擊墨子非常利害，所以他主張幾種新的學說，來替代墨子底政治哲學。我在這裏不能詳細地說，只好檢出幾種作個根據。

### (甲) 屬於孟子

第一項。墨子主張政治底對像，就是使百姓得享樂利，他的天志明鬼，他的賢人政治，都是給這一端打算；但這賢人政治是不容易做到的，天志明鬼終是不可捉摸的。孟子知道他的缺點，就不用這些打算，簡直撐開窗子說

亮話說道：

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。

如若你把百姓當就土芥，他就把你當作寇仇了。可以不用賢人政治，政治也能優明起來，比墨子底學說切實可用，自然會戰勝了。

第二項。墨子要使在上的不貪好聲色錦繡，好好爲政，這種極端底改革，很是難行的。孟子便採個『因勢順導』主義，所以他對當時君主說，什麼好色，好貨，好田獵，好游玩，好音樂，都沒有何等關係；但這個時候，許念及國中底怨女曠夫，窮人難民，纔是正理。一樣都是給百姓打算，學子底話，就不容易入君主底耳；孟子底話，就沒有那難澀難行，這也是墨子學說衰敗地一個大原因。

(乙) 屬於荀子的

第一項。墨子極力主儉，矯妄過正，我已經說過了。荀子底「富國論」就和墨子底主張，針鋒相對起來。他以為「墨術誠行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，非鬥而日爭，勞苦頓萃而愈無功，愁然憂戚，非樂而日不和。」所以主張財貨越用得越多，政治越能弄好；那麼，「萬物得宜，事變得應，上得天時，下得地利，中得人和。」世上底財貨，沒有說不足底道理的。這個學說，他的真價值在那一點，姑且不說，總比墨子底學說，容易實行得多了。

第二項。墨子以自苦爲本，不管什麼正樂邪聲一齊都非起來，實在不懂得人情。荀子就把墨子底「非樂論」駁倒，開首便說：「夫樂者樂也，人情之所必不免也。故人不能無樂。樂則必發於聲音，形於動靜，人之道也。故人不能無樂。樂則不能無形，形而不爲道，則不能無亂。先王惡其亂也，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，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；使其文足以綸而不息，使其曲直繁省，廉肉節

奏，足以感動人之善心，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。」說得何等明達！何等痛快！人情莫不愛看好看的，愛聽好聽的，得到荀子這種議論，趨向的人自然很多，誰還能提及墨子底學說？

第三項。荀子底天論主張：（一）人要能和天爭職；（二）人要能和天地參；（三）人要征服天行以爲己用。趨重人事一邊，墨子底天鬼主宰賞罰說，自然要失敗了。

（丙）屬於他家的

第一項。墨子主張以力制命，後來列子一派底人，又主張以命勝力。兩家學說誰優誰劣，姑且不說，但墨子學說又失了一部分人底信仰。

第二項。墨子把天志當作一種法儀，完全是模範底意義。後來慎到出來，倡出一種「誅賞予奪」底標準法，法底功用，大乎其張。墨子學說自然不會

再進行了。

第三項。墨子底天，在情理方面說，已然被抱人事主義底學者戰勝了；在迷信方面說，他原本想託天改制，並不信真有賞善罰暴底天，所以陰陽五行底說明，鍊仙藥求長生底事，生，墨子學說又受了一次打擊，永沒恢復底日子了。



